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义无反顾

[英] 艾琳·亨特 / 著
杨冰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雷族



族长

蓝星



副族长

红尾



巫医

斑叶



武士



虎掌
白风

狮心
纹脸



学徒



灰爪
乌爪
沙爪
尘爪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义无反顾

[英] 艾琳·亨特 / 著
杨冰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猫武士．义无反顾：美绘本 /（英）艾琳·亨特著；杨冰译．-- 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6
ISBN 978-7-5148-8711-2

Ⅰ．①猫… Ⅱ．①艾… ②杨… Ⅲ．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①I561.84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4）第 064629 号

YIWUFANGU
（猫武士）

出版发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执行出版人：马兴民

策　　划：何强伟　　装帧设计：舒穆禄
责任编辑：郭亚丽　　责任校对：刘　颖
插　　图：刘　野　　责任印务：厉　静

社　　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100022
编 辑 部：010-57526309　　总 编 室：010-57526070
发 行 部：010-57526608　　官方网址：www.ccppg.cn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4.5
版次：2024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2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72 千字

ISBN 978-7-5148-8711-2　　定价：15.00 元

图书出版质量投诉电话：010-57526069　电子邮箱：cbzlts@ccppg.com.cn

目　录

你遭受了很多苦难，失去了很多东西，但你依然为族群服务，

并将族猫们的需求放在自己的需求之上。

为了族猫，你宁愿献出所有。

You have suffered much and lost much, and yet you still serve your Clanmates, putting their needs before yours, willing to sacrifice all for the sake of your Clan.

——日星评价蓝毛





第一章　特殊时光

他在等我！

蓝毛看到了月光下橡心的身影，不由得心跳加速。他坐在那里，盯着大岩石，眼睛里闪烁着光芒。蓝毛朝他靠近，树叶在脚下嘎吱作响，响声在空地中回荡。

他转过身："你来了！"

现在，蓝毛能闻到他的气味。她张开嘴，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还以为你可能不会……"他欲言又止，只是凝视着她。

多么温柔的目光啊。

"我不能离开营地。"蓝毛轻声说。

"可你已经离开了。"

"是的。"

接着是一阵沉默。

就这样了吗？蓝毛感到非常恐慌，她原本就不该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她的脚下，被霜覆盖的草叶闪烁着微光。难道他们就这样傻傻地站在这里，直到脚被冻结在地上吗？

"这样傻站着太冷了。"橡心说的话正合她的心思。

真是可笑。或许她不知道该与这名河族武士说些什么，但她清楚取暖的最佳方式。

蓝毛朝最高的那棵树点点头。"我们俩来比一比，看谁先爬到那棵橡树顶上去！"说着她跑了出去，但很快就意识到橡心并没有跟上来。

蓝毛一个急停，回头看着他："怎么了？"

橡心抽动着尾尖："河族猫从来不爬树的！"

蓝毛叹了口气。"但你是只猫，对吧？猫当然要爬树。来吧，我教你。除非你心里害怕了。"她顽皮地补充道。

“我才不怕呢!”橡心打起精神，冲向她，跳上离得最近的那棵橡树凸出地面的扭曲的树根上。“现在该怎么做?”他睁大眼睛，冲着树干大喊道。

“看好了。”蓝毛伸长爪子向上跳跃，用前爪抓住树皮。她的后爪缩在脚垫里，这样就可以靠后腿蹬踏着让自己上升。“这种老树是最容易爬的。”她扭头朝树下喊着，“树皮又厚又软。即便是跟你一样胖的猫，应该也能爬上来。”

“你说谁胖啊?”橡心跃向她。他的脚掌笨拙地抓着树干，但力量和决心还是让他坚持住了，他准备接着向上跳。

见他表现得比自己预想的要好，蓝毛按捺不住心里的满足。她深吸一口气，快速向上爬，跳上一根矮枝。橡心也爬了上来，上气不接下气地瘫倒在她身旁，“你真的觉得这很有趣吗?”

“当然!”她朝树枝边缘挥了挥尾巴，“快看。”下方的空地上闪烁着光芒，好像星星全都落到了地上。

橡心小心地凑到边缘向下张望。“还不错。”他承认道。

“准备好去下一根树枝了吗?”

“只要你准备好了就没问题。”

蓝毛抓住一处树瘤（liú）旁的洞沿，利用它将自己拉高，然后将后爪插入洞中，一跃跳上下一根突出的树枝。“你能行吗?”她朝下方喊道。

橡心挂在树瘤上，后腿在空中乱蹬。“我当然可以。”他咬着牙说道，并用爪子抓紧树皮，飞快地将自己拉了上去。蓝毛急忙沿着枝条跳闪开来，差点儿被他撞落到树下。

“你的动作非常优雅。”她打趣道。

“真高兴你能这么想。”他开玩笑地吼了一声，“但我会报仇的!”

“怎么报仇?”

“等我教你游泳的时候。”

蓝毛盯着他，爪子用力地抓住树枝。“那可不行。”她对橡心说。她的心跳又加速了。

别这样！他并不知道预言的事！他会认为我是个胆小鬼的。

橡心抽动着胡须：“你怕水?”






“是你怕高吧？”蓝毛挑衅地看了他一眼，转身朝下一根树枝爬去。

“你吓不到我的。”橡心夸下海口，紧追着她，将硕大的身体挤上细细的枝条。

“哦，吓不到吗？”橡心跳上下一根树枝。

“绝对吓不到。”他跳到她旁边。

“好吧，你很了不起。”蓝毛将脑袋偏向一边，“你之前真的没有爬过树吗？”

“从来没有。”

“想爬得更高些吗？”

“直接爬到顶吧。”

蓝毛带着他在树上穿梭，枯萎的树叶纷纷落向地面。当他们来到能够支撑他们重量的最高的枝条上时，巨岩看起来就像一块鹅卵石一样。蓝毛跳上枝条，树枝突然一沉，接着上下摆动，但她死死地抓住枝条，任由它重新恢复平衡。

橡心坐在她身旁，舒了口气。他望向下边的地面：“哇。”

蓝毛看着头顶的星空：“你觉得星族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吗？”当橡心的毛拂过她的身体时，蓝毛觉得星星都模糊了。

“要是我们在这么高的地方他们都看不到的话，那我们在哪里他们都看不见了。”橡心回答说。他似乎一点儿都不急着从她身边离开。

蓝毛顿时紧张起来。橡心认为星族正在注视着他们吗？

橡心扭头看着她。“看看这晴朗的天空。”他温柔地说，“如果星族不同意我们在这里相会，你不觉得他们会让乌云或是暴雨遮住月亮吗？”

他又一次确切地知道自己正在想什么。“我想是的。”蓝毛希望他说的是对的。

一阵风吹来，树枝随之晃动，他们所在的枝条也摇晃起来。橡心将树枝抓得更紧了，这使得枝条越发倾斜。

“我们下去吧。”蓝毛建议道，“跟着我。”她带着橡心寻找最容易的下树路径，还不时扭头确认他的安全。这时的橡心显得不那么自信了，他一言不发，连爬带滑地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等终于落回到树根上时，蓝毛




看出他长长地舒了口气。

“感谢星族。”橡心叹息着跳回地面，将爪子死死地插入泥土。

蓝毛叹了口气：“对于鱼脸家伙来说，你表现得还不错。”

橡心瞪了她一眼：“你叫我什么？”

蓝毛看着他：“鱼脸。”

橡心咕噜着朝她扑去，但她飞快地跳开了，朝巨岩跑去。

“你等着瞧吧，看我怎样把你抓住！”橡心威胁道，但很显然，他只是在开玩笑。

“你永远也抓不到我！”

蓝毛绕过巨岩，又躲到橡树后。橡心则一直跟随在后，离她不足一尾远，直到她累得喘息着倒在地上。

“我不能再跑了！”她气喘吁吁地说。

橡心也倒在她身旁。

“鱼脸家伙！”她喃喃说道。

橡心忽然扑了过来，用牙齿轻轻咬住蓝毛的后颈，将她按在地上。“谁是鱼脸啊？”他透过嘴里的毛发说道。

“没有谁啦！”她哀号着。

橡心打了个滚，坐起来喘息着。蓝毛也坐定，并斜身靠向他，感受他光滑的毛发和皮毛里结实的肌肉。他身上还是有鱼腥味，但这种气味已经被松林的芬芳覆盖了。

橡心叹了口气。“为这一刻，我等了那么久。”他扭过头，低头与蓝毛目光相会，“只为了等你。”

蓝毛低头看着自己的脚掌，忽然觉得很不自在。橡心用鼻子蹭蹭她，蓝毛抬起头来。

“我们族群里所有猫都想让我找个伴侣。”他低语道，“可除了你，我谁都不要。”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蓝毛说，“云雀鸣告诉我，我应该和……”她没有再说下去，因为她能从对方的目光中看出悲伤。

橡心移开身子，说：“伟大的星族啊，我从来没有想过……是不是还有

另外一只猫?”

“不。”蓝毛急忙说道，“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我一直在抚养雪毛的孩子，没有时间考虑找伴侣的事情。”

“你做了一项伟大的工作，你的姐姐会为你自豪的。可白风已经是一名武士了。”橡心指出，“你现在有时间过自己的生活。”

“也许吧。”蓝毛小声说，“但这永远都不可能。”

“什么?”

“我们。”

“为什么?”橡心显然受到了伤害。

蓝毛觉得这是件显而易见的事情。“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族群啊!”

我的使命中并没有给伴侣留出位置。

痛苦在蓝毛的心里翻腾。她想抛开这一切，但忧伤始终萦绕在心头，寒冷而沉重。她紧靠着橡心，他的体温舒缓了她的悲哀。

“如果我们像这样约会的话，”她低语道，“最终只会受到伤害。”

“现在唯一能伤害我的事情，”橡心屏住呼吸，“就是和你分开。”

蓝毛知道他说的是事实，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都是如此。可她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她仰望着在冰霜中闪光的巨岩，族长们要是看到这一切的话，一定会感到无比惊骇（hài）的。

她突然觉得，有两个影子正从巨岩顶向下张望。

是月花和雪毛!

蓝毛感到身上的每根毛发都竖立起来。

身旁的橡心有些不安：“怎么了?”

蓝毛凝视着母亲和姐姐。她们坐在那儿，既不走开，也不说话，表情却是那样哀伤。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她们是来提醒她忠诚应该归于何处的。如果她打算实践那神秘的水与火的预言，那她就得强如火焰——只对自己的族群忠诚。

“你在看什么?”橡心追问道。

蓝毛眨了眨眼，巨岩上披着星光的身影消失了：“没什么。”

她转向橡心：“今晚，我们就在这里过夜吧。”

就一晚！我保证，从此以后会把自己的余生全部奉献给我的族群。

她望向岩石，没有猫在那里，月亮依然在晴空中闪耀着。

“我们建一个窝吧。”橡心提议道。

他们在一棵橡树的树根下堆起许多落叶，然后便在充满森林气息的黑暗中蜷（quán）伏下来。





第二章　自大的蓟掌

一条软软的尾巴尖拂过蓝毛的脸颊。

“该醒了。”橡心的柔声细语搅动着她的耳毛。

蓝毛睁开惺忪的睡眼，伸了个懒腰，窝里的树叶在她身下沙沙作响。空地上依然很黑，但树梢之上的天空开始呈现破晓前的乳白色。她坐了起来，心跳加速。她必须回家了。

橡心凝视着她，目光宛如月亮石的光彩：“我不想让你离开。”

“可我们必须走了。”蓝毛蹭了蹭他的口鼻。

他们走到空地边缘，停下脚步，尾巴缠绕在一起。他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已经结束了。

“我会在河岸边期待你来的。”橡心承诺道。

蓝毛靠着他。“我也会期待的。”她的声音非常小。她明白，河流会一直成为他们之间的阻隔。

“或许我还会坚持练习爬树的。”他开起玩笑来。

“好啊。”悲伤让她感到异常疲倦。橡心为何如此高兴呢？难道他没有意识到，他们再也不能这样了吗？蓝毛盯着他的眼睛，在那双明亮的眼睛背后，她看到了和自己一样的伤感与疼痛。

“再见。”蓝毛轻声说道，然后朝斜坡走去。她一次次地回头张望，看着站在橡树下的橡心，那种痛苦让她无法承受。然后，她坚定地把目光投向前方，朝坡顶跃去。当她登上高地时，橡心的目光依然炙烤着她的皮毛。

我必须如火焰般强大！

树林中布满了影子，蓝毛花了些时间才适应了这里的阴暗。她绕过黑莓丛，钻过香薇。接近营地时，她的心怦怦跳得厉害，生怕被某只在森林里闲逛的族猫撞上。

不会这么早。她安慰自己，但只要稍微有点儿动静，她还是会非常紧张。

她开始走下溪谷，脚下激起的一些碎石滚落下去。蓝毛赶紧屏住呼吸，蝰蛇牙不在，她终于松了口气。营地入口处没有守卫，她偷偷钻了进去，径直走向武士巢穴，同时紧张地环顾着寂静的空地。

天空中泛起黄色的光芒，驱散了树下的阴影。很快，黎明巡逻队就要集合了。蓝毛钻进紫杉灌木，紧张得像只被追捕的老鼠，踮着脚朝她的窝走去。当她经过狮心的窝时，他咕噜了一声，但没有哪只猫被吵醒。蓝毛在窝里躺下，闭上眼睛，她并不想睡觉，只想回忆与橡心在一起的时光。虽然她只和他相处了一个晚上，可对他的爱恋之深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如果再也无法和他在一起，她该怎么活下去呢？比这更糟的是，她要如何在森林大会上面对他，或是在隔岸相见时彼此装出敌意啊？

可她别无选择，她是雷族武士，必须忠于武士守则。这就意味着，她不能和来自其他族群的猫交朋友，不管他怎样占据着她的心，都不能。

“如果你们正在听，”她默默地对月花和雪毛说，“我保证，今后再也不会见他了。”

当蓝毛和族猫们一起等候今天的巡逻任务时，她感觉疲倦得头昏脑涨。狮心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巡逻。“我已经在营地里困了一早上。”他抱怨道。

“总得有谁去修好营地墙上的那个洞吧。”蝰蛇牙告诉他。

“而且你干得不错。”小耳补充道，“它比过去更严实了。”

画眉毛舔着嘴唇赶过来。“对不起，我迟到了。”他道歉说，“我太饿了，必须吃点儿东西。”

斑尾摇摇头。“你可以让野草须感到自豪了。”她的揶揄（yé yú）让大家想起了那名贪婪的长老。族猫们依然怀念他。

日星在他们旁边绕圈，他再一次负责组织巡逻队。褐斑病得不轻，正和羽须在一起。

“蝰蛇牙，带上狮心、白风、蓟掌和虎掌。”日星命令道，“重新设置河族边界标记，但要小心，可能有埋伏。”他顿了顿，似乎在思考要不要派更多的武士同去。

“登上那些岩石之前，我们会彻底检查那个区域。”蝰蛇牙让他放心。




日星点点头："好的。金花，你带领团毛、画眉毛和蓝毛去两脚兽边界那里。"

浅姜黄色母猫点点头，转身对她的巡逻队成员喊道："走吧。我们去吓唬那些宠物猫！"她的语气轻快而顽皮，蓝毛这才放心。她并没有忘记蓟掌是怎样对待那只黑色幼崽的。不过现在，她觉得自己连一只老鼠都吓不倒。

"我们分成两个小组。"抵达松林后，金花对大家说，"我和团毛检查靠近伐木场的区域，你们俩去检查两脚兽边界。"她朝蓝毛和画眉毛点点头。

蓝毛几乎没听清。在她的脑海中，她仍然坐在星空下的巨大橡树下，依偎着橡心。

"你来吗?"画眉毛的声音有些含糊，他正用嘴把一丛黑莓扯向一边。他甩甩尾巴，示意蓝毛从自己打开的空隙中钻过去。

"谢谢。"蓝毛嘟囔着从他身边走过去。

"今天不狩猎可真遗憾，我很想从你那里学些小窍门。"画眉毛追上她，"你的鼻子真厉害。"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是说，你可以分辨出最微弱的气味。"

"哦……呃……谢谢。"蓝毛顿时语塞，画眉毛总是说些这样的话。他的热情为何忽然间显得那么笨拙，让她觉得讨厌呢?

抵达边界后，画眉毛开始重新设置气味标记。蓝毛转过脸，她凝视着前方凸起的两脚兽栅栏，就是在那里她看到松星和杰克的。

画眉毛仿佛知道她在想什么，轻轻叹了口气："不知道我们会不会看到松星。"

蓝毛甩了甩尾巴："我想，他现在一定有新名字了。"

画眉毛睁大眼睛，转身看着她，"族群猫怎么能变成宠物猫呢? 我宁可当河族猫——这已经够糟的了。"

蓝毛望着栅栏，什么也没说。

如果我是河族猫，一切都会简单很多。

回到营地，蓝毛已经非常累，什么都不愿去想。她钻进紫杉巢穴，走向




自己的窝。褐斑蜷伏在他的窝里，睡得正香。他缩成一团，看上去就像是被冻坏了似的，但实际上巢穴里很暖和。秃叶季的阳光一早上都沐浴着营地，让空气变暖了。

蓝毛从他身边经过时，她的毛刺痛起来。褐斑的身上飘散出一种浓烈的酸味，是那种生病的怪味，气味如此强烈，连她的四肢都感到寒冷。她忽然注意到，褐斑的骨头从瘦弱的身体下凸显出来。他病得很重，雷族可能随时都需要一名新的副族长。

蓝毛赶紧走出巢穴。褐斑会死吗？

我要问问鹅羽。拜托，这次让他理智些吧！

她必须了解更多情况。事情发生得太快了，她还没有完成对自己第一个学徒的训练，怎么可能成为副族长呢？当她来到空地上时，老巫医已经被族猫们团团围住了。

斑尾在摇头："我已经好几个晚上睡不好了，他总是进进出出。"

小耳赶紧附和："他现在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在排便处和巢穴之间来来去去。"

"这次他会康复吗？"白风问。

蓝毛挤到白毛武士身边。"你们是在说褐斑的事吗？"她小声问道。

白风点点头。

"他真的比以前病得更重了。"狮心插话进来。

鹅羽焦虑的目光十分凝重："我们尝试过所有办法，但都于事无补。"

蓝毛一甩尾巴。鹅羽想告诉他们什么呢？"上次他就康复了。"她指出。

"上次他病得没这么厉害。"鹅羽说道，"日星必须考虑在不久后指定一名新的副族长了。"他盯着蓝毛。突然间，他的目光变得兴奋、清澈起来，就像一只幼崽一样。

蓝毛顿时僵住了。这是她的一个机会吗？

突然，她听到身后有个声音在低语："噢，是的，是时候由我来取代褐斑的位置了。"

蓝毛立刻转过身，蓟掌正站在自己身后，他也在鹅羽的视线中。这只刺毛公猫的眼睛在放光，尾巴也翘得高高的，肌肉发达的肩膀在阳光下显得十

分圆润结实。

日星想要一只充满活力的年轻猫来辅佐他。蓝毛想起鹅羽的话，心里一颤。

眼下，蓟掌似乎是族群里最强壮、最有前途的猫。日星会选择他接替褐斑，成为下一任副族长吗？





第三章　族群需要我

蓝毛的族猫们鱼贯进入了巢穴，紫杉枝条沙沙作响，随之而来的是秃叶季寒风强烈的气息。他们刚从森林大会上返回。

蓝毛抬起头。“怎么样？”她打了个哈欠，只想继续睡觉。最近她非常疲乏，在白天便已睡意沉沉，晚上更是睡得很死。她觉得自己在训练场上的表现出奇地糟糕，好在霜毛已经成为武士，同时荣升武士的还有她的妹妹纹脸，没有了训练学徒的任务，她的格斗水平开始不断下滑。

玫瑰尾走到自己的窝旁，迈步走了进去。“明天早上再告诉你吧。”她嘟囔着闭上了眼睛。

豹足更加健谈了，显然还沉浸在森林大会的喧嚣中。她圆滚滚的身子落入蓝毛另一侧的窝里。“雹星失去了他的第九条命。”她说，“他被一只老鼠给咬了。”

蓝毛坐起来，问道：“他死了？”

“是的，现在钩星成了河族族长。”

“谁是副族长？”蓝毛竖起耳朵。她知道橡心一心想成为副族长。

“木毛。”

木毛？可橡心是钩星的兄弟啊。

他怎么可以忽略橡心呢？蓝毛没有将这种想法表现出来。自从他们在四棵树约会之后，她这个月都没有再见过橡心。她跟日星说，自己在跳下溪谷时扭伤了肩膀，从而躲过了森林大会。她不愿看到他俩曾经一起坐过的那棵树，也不忍看到他们共同搭建的那个窝的残骸。如果她和橡心见了面，却只能礼节性地说上几句话，那更是一种痛苦。

“还发生了一场战争。”豹足小声说。

“在森林大会上？”蓝毛惊呆了。

“一个名叫碎爪的影族新学徒和两名河族学徒打了起来，橡心不得不把

他们分开。”

他去了！

痛苦像荆棘一样刺透蓝毛的心。当时橡心一定在到处找她，她希望橡心能够明白，自己为什么没有去。

“虎掌想参与其中。”豹足接着说，“蓟掌几乎坐在他身上，才制止了他。杉星感到非常尴尬，他惩罚碎爪下个月打扫长老巢穴。你真该看看残皮当时的表情，他非常狂暴，好像为碎爪差点儿撕碎两名学徒感到自豪似的。”豹足摇着头，“影族猫正在变成一群具有凶残狐狸心的家伙。”

蓝毛重新在窝里趴下，想象着橡心的样子，眼皮越来越沉。

豹足还在继续说话。风族猫已不再肥胖，从河族的表现来看，仿佛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拥有过太阳石一般……

蓝毛打起盹来。

“你今晚不去，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豹足的话将她惊醒。

“为什么？”

“你告诉日星了吗？”

告诉他什么？蓝毛的心跳开始加速，难道豹足知道了什么？有谁在森林大会上说出他们的秘密了吗？

“告诉他什么？”她紧张地问。

豹足冲她眨眨眼：“当然是告诉他，你要生孩子了。”

不可能！

蓝毛恐惧地盯着她的同巢猫。她是怎么知道的？

“别担心紧张。”豹足用尾巴拂过蓝毛的侧腰，“第一次生孩子，这很正常。”

玫瑰尾醒了过来：“蓝毛！你怀孕了？为什么不告诉我？画眉毛知道吗？”

“小声点儿！”蓝毛嘶呜着。

玫瑰尾压低身子，凑近她。“对不起。”她小声说，“我太高兴了，我就知道你和画眉毛之间发生了什么。他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父亲。”

豹足抖了抖耳朵：“我还不知道你和画眉毛之间的事呢。”

什么也没有！

蓝毛强忍着才没有说出来。她们只想知道谁是幼崽的父亲。“什么都不要对他说。”她恳求道。

“你想亲口告诉他，一定是这样。”豹足咕噜着，“我明白，可有些事你很快就得说出来。你会变得越来越胖，公猫们很快也会注意到这一点。”

身旁的豹足和玫瑰尾渐渐安静下来，进入了梦乡。蓝毛凝视着巢穴边缘的黑暗。

对不起。雪毛、月花，请原谅我。我从未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

清晨，她从窝里站起身，忽然感觉到了肚子里额外的重量。她之前怎么没注意到呢？巢穴外，武士们围在蝰蛇牙周围，等待他指派今天的任务。褐斑睡进了巫医巢穴，几乎完全淡出了副族长的角色。

蓝毛跌跌撞撞地从族猫中穿过，向日星的巢穴走去。她在外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透过入口处的苔藓喊道：“我可以和你谈谈吗？”

“是蓝毛吗？”日星的声音从里边传来，“请进。”

蓝毛强忍着阵阵恶心，从苔藓中钻了进去。

日星正坐在窝旁梳理皮毛：“你没事吧？”



“我感觉不太舒服。”蓝毛对他说，“可以请假不参加巡逻吗？”

日星脑袋一偏：“是吃坏了肚子吗？”

“也许吧。”

“你当然可以请假，如果到中午还没有觉得好一点儿，那就必须去找羽须看看。”

“我只需要呼吸些新鲜空气。”蓝毛告诉他，然后退出巢穴。她走向营地入口，想去森林里寻找僻静的地方。

当她接近金雀花通道时，画眉毛离开武士群，追上了她：“你还好吗？”

“我很好。”蓝毛看都没看他一眼，依然继续往前走。她的耳朵在发烧，她无法相信，自己竟然会让豹足和玫瑰尾误以为画眉毛是孩子的父亲。

画眉毛退了回去，留下她独自钻出通道。金雀花刺刮着她的体侧，将她的毛耙成一条一条的。她的肚子已经变大了，当沿着溪谷一侧往上爬时，蓝毛觉得身子很沉，爬得也很吃力。登上谷顶时，更是喘不过气来。她坐下来，低头看着自己圆滚滚的腹部。自己体内真的有幼崽在成长吗？一股慈爱之情涌上心头，她斜着身子，笨拙地舔着腹部柔软的毛。

听到第一支巡逻队离开营地，她赶紧站起来，快步钻进香薇丛中。她不停地往前走，直到巡逻队消失在身后。当她抬头再看时，前方的树木变得稀疏起来，突兀地映衬在天空下，她已经不知不觉来到了河边。蓝毛心里很清楚，她是想得到橡心的安慰，她希望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可他还在期盼自己吗？

蓝毛走下光滑的石头斜坡，坐在水边。对岸的植被已经被秃叶季的霜冻剥落，她能够看到树林深处。现在怎么办？她该如何解释这些孩子的来历？水会摧毁你。这就是预言所指的吗？怀上具有混族血统的幼崽？

云朵覆盖了天空，暗黄的天色预示着很快就要下雪。蓝毛打了个寒战，又朝对岸扫视了一遍，她不能再等下去了，因为她又冷又饿。当她失望地转过身，朝岸边高处走去时，河对岸一个闪烁的身影吸引了她的目光。她充满希望地探出身子，心跳越来越快。她认出了那光滑的深红棕色毛，是橡心。

但还有其他猫和他在一起，他正在巡逻，身边是枭(xiāo)毛和水獭(tǎ)斑。河族巡逻队走到河边，蓝毛赶紧后退，但已经太迟了。猫群发现了她。

水獭斑皱着眉头望向对岸。“想抓鱼？”她冷笑道。

橡心并没有看蓝毛。“雷族猫可不喜欢把脚掌弄湿。”他提醒那只母猫，“你们俩回营地去吧，告诉钩星雷族猫在边界上。”橡心对他的族猫说，“我留在这里，看看附近还有多少只雷族猫。”

水獭斑和枭毛立刻冲进树林。

橡心站在岸边，水拍打着他的脚掌。“好久不见了。”他的呼声从湍急的黑色河流上飘过来。

“我……我需要你。”

橡心的眼里闪动着希望的光。但此时，蓝毛退缩了，她已经预见到了橡心的失望。

他真的以为，自己来这里是要告诉他，他们可以再次秘密幽会吗？

他滑进河里，朝蓝毛游来。尽管水流的冲击力很大，但他却像只水獭似的，毫不犹豫地穿过河面，踏上石头，快步来到她身边，“出什么事了？”

蓝毛盯着地面，要说的话却说不出口。她已经有一个月没有见过他。“你的兄弟没有挑选你作为副族长。”她说。

“没有。”

“可我认为，你希望有一天能成为族长。”

“他提出过，但我拒绝了，因为我现在还不够格，但将来会的。”橡心回头看了看，“我们时间






不多了，出什么事了？”

“你觉得失望吗——没能成为副族长？”

“蓝毛！”他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钩星就要派出一支巡逻队到这里来了。”

“好吧。”她深吸一口气，“我要生孩子了。”

橡心的眼睛瞪得像只猫头鹰。蓝毛等着他说些什么。她感到周围的森林晃动起来，脚下的地面开始震动。

“你会没事的。”橡心靠近她，将湿漉漉的冰冷的毛发贴在她身上。“我们的孩子会很了不起，勇敢、强壮、聪明，善于游泳，还会爬树！”

蓝毛直往后缩，他完全没有弄清状况。“我们属于不同的族群。”蓝毛提醒他。

“这的确是个问题。”橡心承认道，“但你可以加入河族，要么我加入雷族。以前就有过这种事情。”

“是吗？”蓝毛问。

“你们的族群中有一只猫——风飞——他的父亲就是风族的。你难道不知道吗？”

蓝毛大吃一惊，摇了摇头。没有猫提起过这件事，“你确定吗？”

“是的。”

“但为什么从来没有猫提起过呢？”她大声问道。

橡心耸耸肩。

蓝毛知道这是为什么。“如果这是真的，族群猫们都将蒙羞。那些让风飞在他们的营地里长大的雷族猫，那些宣称他不是自己族猫的风族猫，所以他们宁愿忘记那一切。你想让我们的孩子也这样长大吗？”

“如果我加入雷族，他们就是雷族的幼崽了。”橡心争辩道。

蓝毛凝视着他：“你会为我那样做吗？”

“为你，为了我们的孩子，我可以立刻就那样做。”

“但你希望有一天能成为族长。在雷族，这是不可能的。你始终会被视为外来者。”

橡心垂下目光：“想成为族长的河族猫多的是。”




“但你能做到！”蓝毛觉得很难受，她不能让他放弃梦想，“你不能离开你的族群。”

“那你愿意离开你的族群，到河族来生活吗？”

“我不能。”

“要是你担心自己不会游泳，我可以教你，我向你保证过的。”

“不是因为这个。”蓝毛想起了蓟掌那充满野心的眼神，还有鹅羽的话：他的脚下流着血，你的脚下燃烧着火焰。“我的族群需要我。”

橡心的双眼变得呆滞起来：“我也需要你。”

蓝毛缓缓摇头：“不，你不需要。我会在雷族养育这些幼崽的，我的族猫们将会以为，他们的父亲是一只雷族猫。”

橡心猛地抽身：“是特指某只猫吗？”

“不！”蓝毛几乎呜咽起来，“但这是唯一的办法，你难道还不明白吗？为了给我们的孩子最好的机会，我必须把他们当作纯粹的雷族猫来抚养。”

“那我呢？”橡心在抗议。

蓝毛咧咧嘴。“那是我自己的问题。”她吼起来，“是我要把孩子生下来的，我也会在他们没有父亲的情况下将他们养大。”

“只要你愿意，他们可以有父亲。”橡心低声说。

蓝毛觉得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动，幼崽们开始闹腾了。他们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吗？

我会处理好的。她向他们保证，然后朝岸边高处走去。

“如果你需要我，我一定会留在你身边。”橡心在她身后喊道，“我爱你，蓝毛。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永远是我的孩子！”



第四章　入侵者

蓝毛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她穿过森林回到家。橡心的影子和他那溢满哀伤的眼睛依然在脑海中无法散去。秃叶季的树木在头顶咔嚓作响，小径的两旁，灌木在寒冷的天气里垂死挣扎。当她还是一名学徒时，她真的曾经从这里奔跑过吗？在林间追逐雪毛，第一次抓到猎物，练习格斗和狩猎？她从来没有意识到，过去的一切是多么轻松，她曾经是多么开心。

现在一切都变了，连树林看上去也不再熟悉。

"蓝毛？"

画眉毛在小径前方喊她，沙灰色的毛发混杂在风干的黑莓丛后面。"你没事吧？"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眼里充满了关切。

蓝毛继续低头前行："没事，我只是要回营地去。"

画眉毛没有让开路，而是轻轻地抬起尾巴，挡在她前边。"停下来。"他命令道。

蓝毛盯着他的眼睛，看到一种让她惊讶的柔情。

"玫瑰尾刚才恭喜我即将成为父亲。"他说。

蓝毛顿时觉得天旋地转："她不能这样！她答应过我的！"

"她说的是真的吗？"

"对不起，我没有说是你。"蓝毛非常窘迫，拼命寻找合适的语言，"她只是在猜测，而且这样会更……"她停了下来，担心自己会说漏什么。

"这么说，你就要生孩子了？"画眉毛追问道。

蓝毛眨了眨眼。"是的，没错。"她等着他问，孩子是谁的，她为什么要撒谎。可他只是默默地站在那里看着自己。

最后，他终于开口了："我不会问谁是孩子的父亲。我相信，你之所以要保守这个秘密，一定是有原因的。"

蓝毛用脚掌扒拉着一根伸到小路上的香薇。"对不起，本该是另外的结

果。我……我知道，如果和你在一起，我会很幸福。但现在一切都出了差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画眉毛挪动着脚步。“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告诉族群，说我是孩子们的父亲。我是说，要是这样做能让事情变得简单的话。”

蓝毛盯着他。“你真的会那样做吗?”

自己是唯一一只不愿为这些幼崽做出牺牲的猫吗?

画眉毛点点头：“你知道我对你的感觉，蓝毛。我向你保证，我会竭尽全力让你开心，我会像对待亲生孩子那样爱你的孩子。”

“我……我不能让你……”她开口道。

一声号叫划破长空。

画眉毛竖起耳朵：“听上去，蓟掌和虎掌像是发现入侵者了。他们也许需要帮助。”他顺着小路飞奔而去，冲向河边。

蓝毛听出了那声叫喊。是橡心!

她紧随着画眉毛跑去，努力地张大嘴呼吸着。她冲到岸边，看到蓟掌正踩着橡心的喉咙，将他压在石头上。虎掌站在一旁观看，画眉毛紧张地绕着他们转圈，同时观察对岸是否有赶来营救橡心的猫群。

“你们这些吃鱼的肮脏家伙。”刺毛武士冲着橡心受伤的脸咆哮，“你在我们的领地上做什么? 我应该把你的喉咙扯出来!”

“也许还有更多的河族猫在路上。”画眉毛警告道，“我马上去求援。”说完，他立即消失在森林里。

恐惧灼烧着蓝毛。

“你在做什么?”她伸出爪子，扑向蓟掌，目光紧锁在橡心身上，而这名河族武士正在刺毛武士的脚下挣扎。

虎掌上前挡住她。“这个肮脏的河族家伙是个入侵者。”他吼道，“我们必须惩罚他。”

蓝毛偏过头从虎掌旁边望去，看到鲜血正从橡心的喉咙里涌出来，把蓟掌的脚掌染红了。她尖叫一声，冲上前撞翻了蓟掌，挥舞着爪子把他从橡心身上拉开，将他甩向一旁。

蓟掌打了个滚，一跃而起。“你疯了吗?”他怒骂道，“这次可不是只幼

崽！他是河族武士，他入侵了我们的领地！”

“太可笑了。”蓝毛啐道，“他独自一只猫能做什么？”

蓟掌疯狂地环顾四周：“也许还有其他猫！”

“没有。”橡心挣扎着站起来，缓缓摆动着脑袋，“我……我是被一个浪头打过来的，我马上就离开。”

“慢着。”蓟掌跳到他面前，挡住他的退路。

蓝毛冲到他们中间。“够了，蓟掌！你已经教训了他。我敢肯定他不会再来这里。”她看着橡心的眼睛，他的目光中除了悲伤，什么也没有。“让他走吧。”她低声哀求道。

她是在为橡心求情，可字字都在她的心里回荡。让他走。



橡心一瘸一拐地从她身旁走过，跳进河里。

“叛徒！”蓟掌推了蓝毛一掌，将她直接推倒在地。他依然伸着爪子，上边残留着橡心的毛发。“你是个懦夫，是个笨蛋！我从来没看你保卫过我们的边界。你究竟是哪门子的武士啊？”他逼近蓝毛，呼吸变得急促起来，狂野的眼里闪着嗜（shì）血的光。“你认识那名河族武士？”他一字一顿地嘶吼道。

蓝毛控制住恐慌的情绪，强迫自己的毛平顺下来：“他叫橡心，我在森林大会上见过他。”

蓟掌贴近她，直到离她的口鼻仅有一根胡须之遥。“我问的不是你知不知道他是谁，我问的是，你是不是熟悉他，”他眼睛一眨不眨地补充道，“熟悉到超出了武士守则允许的范围。”

他看到我们在一起了吗？他偷听到什么了吗？

蓝毛强迫自己毫不畏缩地迎视着蓟掌的目光。“当然不是。”她厉声说。

蓟掌猛地转身，开始在岸边踱起步来，眼睛却死死地盯着河对岸。“我们需要更频繁地进行巡逻。”他嘟囔着，“我们的营地太容易被入侵了，有太多入侵者了。只有恐惧能把他们挡在领地之外，我们必须用敌猫的血来标记我们的边界。”

蓝毛连连后退，哆嗦不止。他听上去已经发疯了！

灌木丛晃动起来，画眉毛冲到岸边，蝰蛇牙、麻雀毛和狮心紧随其后。

感谢星族！他们也许能让他平静下来。

可当蓟掌转过身时眼神却变得温和，毛发也恢复了平顺。“没什么好担心的。”他平静地说，“就是一名河族武士出现在附近，我们已经把他赶跑了。”

“干得漂亮。”蝰蛇牙称赞。

“发现得很及时。”麻雀毛补充道。

画眉毛困惑地盯着蓝毛的眼睛，蓝毛摇摇头，现在不是向蓟掌发起挑战的时候。

蝰蛇牙朝虎掌点了点头：“我希望你继续向蓟掌学习。他是名非常棒的武士，你从他那里能学到的东西还有很多。”




虎掌低下头。“我一样也没有错过。”他平静地说。

“这片区域安全了吗?”蝰蛇牙问道。

“安全了。”蓟掌朝树林走去。他看都没看蓝毛一眼，就好像他们之间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巡逻队返回了营地，蓝毛和画眉毛拖在队伍后边。

橡心还好吗?他会回去把这个冲突事件告诉他的族猫吗?幸好水獭斑的巡逻队没有回来找他，不然这只会坚定蓟掌的偏见。

他的脚下流淌着鲜血。

蓝毛一颤，她必须警告日星。

他们回到营地后，雷族族长听了蓟掌和蝰蛇牙的汇报，他是把这两只猫带进他的巢穴里去说的。蓝毛很沮丧，她只能猜测蓟掌会怎样向族长描述橡心的“入侵”。她耐心等候着，即使脚掌又酸又乏，但还是在空地上徘徊着。

“给。”画眉毛将一只麻雀扔到她脚边，“你得吃点儿东西。”

蓝毛叹了口气，坐下来。假装不饿是没有意义的，到现在为止，她的肚子里一直空空如也。

她开始进食。画眉毛注视着她：“你考虑过我说的话了吗?”

蓝毛吞下一口麻雀。蓟掌那么怀疑她和橡心的关系，她不会傻到拒绝画眉毛的提议，“你是认真的吗?”

画眉毛点点头。

“谢谢你。”就在她低头咬下另一口猎物时，日星巢穴入口的苔藓帘晃动起来，蝰蛇牙和蓟掌走了出来。

蓝毛看了看画眉毛。“我很快就回来。”她赶紧朝雷族族长的巢穴跑去。“我是蓝毛。”她透过苔藓帘喊道。

“进来吧。”

她钻了进去，在沙质洞穴地面上扬起轻微的尘埃。

日星坐在暗处：“我们能拥有蓟掌这样忠诚的武士，真是幸运啊。”

蓝毛心里一紧：“我知道他很忠诚，但是——”

日星打断她：“他是一名能让雷族引以为荣的武士。”

“可他攻击橡心时，我在场。”




“攻击？”日星疑惑地看着她，“我想他是在防卫。橡心才是入侵者，蓟掌只不过是在按照武士守则行事。”

“武士守则里说到了公平和仁慈。”蓝毛开始解释道。她知道蓟掌的行为是残酷无情的。“他差点儿杀了——”但不等她说完，日星又打断了她。

“你再也不能卷入任何边界冲突了。”

蓝毛一脸茫然。

他不信任我了吗？是不是蓟掌说了什么？

日星盯着她的肚子：“至少在你的孩子诞生之前。”

“你知道了？”蓝毛屏住呼吸。

“很明显。”日星咕噜道，“或许我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我知道怀孕的猫后是什么样子。”他从蓝毛身边走过，将口鼻从苔藓帘子中的一条空隙伸出去，然后又回头看着她：“你将是一位优秀的母亲，是族群的财富。”他轻叹一口气，“我本希望有一天你会跟随我的步伐，可很显然，星族给你安排了不同的道路。”他望向空地，继续说，“幸好，还有其他让我寄予希望的对象。”

蓝毛肚子一紧，随着他的目光望去。

族长看向的是蓟掌。

刺毛武士正向一小群武士夸耀他取得的伟大胜利，而虎掌则在空中挥舞着爪子，示范他教的动作。蓝毛感觉到了彻骨之寒，不禁向后退缩。

不能让蓟掌领导雷族，他会把他们全都毁了！



第五章 可怕的幻象

“他们要出来了吗?”白眼问道。她咬着小追的尾巴把他拖回来，裹在窝里，让他和姐姐待在一起。小鼠想要迎接新同巢猫的诞生，可她等得都快睡着了。

“不会太久了。”羽须低声说。蓝毛因为又一阵宫缩而疼得发抖，羽须专心地守候在她身边。斑爪也凑在近旁。

“把你的脚掌放在这里。”羽须将他新学徒的脚掌放在蓝毛的腹部上，“你能感觉到，她的身体正在用力将幼崽向外推吗?”

斑爪严肃地点点头。一个月前，鹅羽搬进了长老巢穴，斑爪恳求由接受武士训练转为做巫医学徒。羽须也跟日星说过，他想不出比斑爪更合适的学徒了。她对药草的记忆能力十分出众，更重要的是，这只年轻玳瑁色母猫的一言一行都体现了同情之心。

宫缩再度发作。蓝毛嘶鸣道：“把你的脚掌拿开!”等到疼痛减弱之后，她沮丧地看着斑爪那双温柔的眼睛。“对不起，”她低声说，“我没有料到会这么痛苦。”

“我伤到你了吗?”斑爪赶紧问。

羽须用尾巴拂过年轻学徒的体侧。“没有。”他宽慰道，“生产时，猫后们的脾气都会有些暴躁。”他眯起眼看着蓝毛，“只是有些猫比别的猫更暴躁。”

“要是你也从黎明时就开始生产，你也会这么暴躁的!”蓝毛话音未落，疼痛就再度袭来。

哦，雪毛啊，帮帮我!

温柔的呼吸拂动着她的耳毛，一种熟悉得让她痛苦的气味包围着她。

不会太久了，我亲爱的妹妹。你做得很好。

“第一只出来了。”羽须说，“斑爪，幼崽降生后，你就用牙齿咬破他的胎膜，放他出来。”

斑爪摆好姿势，准备处理落入窝内的那个湿乎乎的小球。

“是只公猫！”羽须宣告。

“他还好吗？”蓝毛扭过脖子看她的第一只幼崽，激动得四肢发抖。

“快点儿，斑爪！”羽须指导她，“用力舔他！”

蓝毛急切地问：“他开始呼吸了吗？”

羽须在犹豫，蓝毛心里一紧。

“怎么了？”

“他在呼吸了。”羽须叼起小幼崽，将他轻轻地放在蓝毛的肚子旁。

贴在她身上的幼崽又暖又湿。蓝毛凑上前，嗅闻自己的儿子，然后才松了口气，颤抖起来，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气味。“真漂亮。”她轻声说。

腹部又一阵疼痛。

“一只母猫。”羽须将第二只幼崽放到她的肚子旁，然后用脚掌轻轻压了压她的侧腹，“我想还有一只。”

随着最后一波强烈疼痛的离去，蓝毛砰然倒在苔藓中喘息起来。

“干得好！”羽须向她表示祝贺，“又一只母猫！三个小家伙看起来都很健壮。”






谢谢你，雪毛。蓝毛用尾巴裹住她的三个孩子，将他们紧紧拥在自己身边。他们开始吮奶，她刚才经历的疼痛顿时像噩梦一般消散了。

橡心，我们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黑莓丛一阵骚动，画眉毛钻进巢穴："她怎么样？"

"蓝毛很好。"羽须告诉他，"她生了三个健康的孩子。两只母猫、一只公猫。"

画眉毛高兴地咕噜着，蓝毛心里涌起无限感激。她已决定不对族猫说画眉毛是孩子们的父亲——尽管她知道很多族猫都认为他是，但画眉毛从没透露过蓝毛的秘密。如果有族猫提起即将诞生的幼崽，他只是点点头，并且说这对族群来讲真是个好消息。此刻，他凑到窝里，用鼻子轻触幼崽。"如果我是他们的父亲，我会非常自豪的。"他低声对蓝毛说。

蓝毛感到一阵心痛。"你是我的好朋友。"她小声回答。

"你准备怎么称呼他们？"白眼从她的窝边走过来。

"浅蓝灰色的母猫就叫小雾吧。"蓝毛说，"蓝灰色的公猫叫小石头。"她希望他们的名字能让自己想起河流。

"那这只呢？"画眉毛用尾尖抚触着浅灰色和白色相间的幼崽，问道。

"小苔藓。"蓝毛决定道。

羽须的胡子一抽。"你不给孩子们的父亲为他们起名的机会了？"他笑着说，"你总是那么有主张，蓝毛。"他的眼神里流露着好奇的神色。

对不起，羽须。这是我必须保守的秘密。

蓝毛再次俯在孩子们身上，开始舔他们潮湿的皮毛，要是橡心能看看他们该多好啊。她从小石头的脑袋上看出了那名河族武士的模样，在给小苔藓清洗时，她又感受到了橡心那光滑的皮毛。

我会好好爱你们的。

她紧拥着他们，闭上双眼，进入梦乡。

半个月过去了，积雪依然厚厚地铺满营地。蓝毛坐在育婴室的入口旁，看着孩子们在雪花中打闹，兴奋地吱吱直叫，她担心孩子们会太冷。

"我应该现在带他们进去吗？"她问白眼。




“幼崽要比看上去更强壮。”白眼安慰她，“要是你看到他们的鼻子开始变白，那就该带他们回巢穴了。”

蓝毛观察着三只幼崽的鼻子：它们都粉扑扑的，像草莓一般。幼崽们在雪地里跳跃，互相追逐对方的尾巴。小追和小鼠比他们大三个月，正在戏弄三个小伙伴，偷偷地将雪花打向他们，然后一脸无辜地望着停下来抱怨的幼崽们。

蝰蛇牙正清理入口通道中的积雪，风飞和捷风也在帮忙。蓟掌在被积雪压塌的荨麻丛旁教红爪和柳爪格斗动作。在雪地背景的映衬下，柳爪的白毛变得难以分辨。日星和暴尾正在曾经堆放新鲜猎物位置处的积雪中翻找。

“什么也没剩下。”日星失望地坐下来。

暴尾叹了口气。“我们只能继续派出狩猎巡逻队，直至有猫抓到点儿什么。”他望向育婴室，满眼忧虑，“连猫后们都开始消瘦了。”

这时，羽须叼着一捆药草朝长老巢穴走去。

“一切都还好吗？”日星问他。

“是的。”羽须咬着叶片，咕噜着回答，“我只是在尽力确保一切正常。”他朝刚从倒在地上的大树枝条间钻出来的鹅羽点点头，“习惯了吗？”

“什么？”鹅羽似乎有些心烦。

“你的窝还舒适吧？”羽须说。

“是的，很好。”鹅羽说着穿过空地，羽须则消失在长老巢穴内。

蓝毛盯着走近她的老巫医，他的眼神凶狠却又无神。蓝毛觉得身上阵阵刺痛。这次他又要说什么？

蓝毛看了看孩子们，他们正从堆在武士巢穴旁的雪堆上滚下来。“不要打扰小耳！”她警告道，“他需要休息一会儿。”

“我们不会的。”小石头保证道。他再次爬上雪堆，然后蜷缩成一团滚下来，坐在地上摇头晃脑地抖落身上沾着的雪。

蓝毛怜爱地摇摇头。

一个影子罩住了她。“这可不是预言的一部分。”鹅羽嘶吼着，“火焰可不能带着镣铐燃烧。”

蓝毛站起身直面他。如果说她曾经怀疑过自己体内燃烧的那团火焰，那




么现在她已经很确信了。她觉得皮肤下的身体在灼烧，有猫赐予了她狮子般的力量来保护她的孩子。“预言可以等等再说。”她咆哮道，“我的孩子现在需要我。”

“那你的族群怎么办？”鹅羽扭头望向空地另一端的蓟掌。那名武士正挥舞着前掌，迫使红爪跳得更高。雪已经把他的毛发弄得支棱起来。

“伸出你的爪子！”蓟掌呵斥道，“和你搏斗的可不是老鼠。”

蓝毛叹了口气。她能做什么呢？

“看看这个！”小雾头朝下滚落到雪堆中，大声喊起来。

紫杉灌木晃动起来，小耳冲了出来。“你们这些孩子就不能去别的地方玩吗？”他埋怨道。

蓝毛喊道：“对不起，小耳。我已经警告过他们了。”

小苔藓跌跌撞撞地朝小耳扑去，他的目光柔和下来。小苔藓尖叫着：“看看我！”

“我想他们早就不是孩子了。”武士叹了口气，朝倒在地上的大树走去，“也许石皮会让我和他挤在一起小睡一会儿。”

鹅羽重新转向蓝毛，蓝眼睛里空荡荡的，就像天空一样：“如果蓟掌成为副族长，那就意味着雷族的终结。”

蓝毛眯起眼睛。“我的孩子需要我。”她重复道。

“他们不仅仅是你的孩子。”鹅羽告诉她，“他们还有父亲，他会抚养他们的。”

蓝毛心头一紧：“这是什么意思？”

“我看到你们了。”鹅羽嘟囔着，“我在四棵树附近看到你和橡心在一起。”

蓝毛连连后退，像被他击倒了一样。原来他什么都知道！

“我不是要来审判你，蓝毛。”鹅羽的语气轻柔下来，“你从来没有想过要背叛你的族群。但如果你不采取行动，这些孩子就会与其他族猫一起被淹死在鲜血中。你依然是火焰，将为雷族照亮一条不同的出路。”

“蓝毛！”小石头惊慌的叫声传了过来。蓝毛赶紧转身，小苔藓已经没入一堆积雪中，连耳朵都被盖住不见了。蓝毛急忙奔过去，叼着小猫后颈将她拔了出来，晃动着抖掉小家伙身上的雪，放她站在一处更坚实的地面上。




鹅羽是对的吗？自己是唯一能够拯救族群的猫吗？但他原来就出过错，早在他隐退并搬进长老巢穴前，族猫们就不相信他那些危言耸听的告诫了。他真的知道武士祖先对族群的安排吗？

蓝毛心跳加速，抬头望着天空。星族啊，给我一个征兆吧！可除了乳白色的积云，她什么也看不到。

一支狩猎巡逻队从入口处的通道钻了进来，雪花从金雀花屏障上纷纷坠落。白风、狮心和金花耷拉着尾巴走进营地，白风的嘴里叼着一只骨瘦如柴的麻雀。

“就这个吗？”日星低头望着猎物问。

“我们去遍了所有地方。”狮心汇报道，“森林里空空如也。”

“你们试过挖掘了吗？”日星追问。

“猎物隐藏得太好了。”金花叹了口气。

日星环顾着营地，目光扫过族猫，看到大家都瘦得皮包骨头了。“猫后必须先进食。”他做出决定。

白风叼起麻雀朝育婴室入口走去，将它放在白眼跟前。猫后半睁着眼睛看看蓝毛。“你先吃一口。”她主动说。

蓝毛十分感激地咬了一口麻雀。她已经饿了好几天了，从幼崽们拍打她肚子的样子就知道，她的奶水不够他们喝。她皱皱鼻头，品尝着干瘪的猎物肉，感觉它又硬又酸，像是树皮。

羽须从长老巢穴那边走过来，枝条上的雪落在他身上。“是新鲜猎物吗？”他问，并端详了一下，然后失望地看着被嚼了一半的麻雀。“长老们饿坏了。”他叹息道。

“他们可以咬上一口。”白眼主动提出。

羽须摇摇头。

“褐斑怎么样了？”蓝毛问，“他必须保持体力。”雷族副族长甚至连方便都没有离开过巫医巢穴空地。

她叼起麻雀，准备送过去，但羽须伸出脚掌拦住了她。“褐斑不会吃的。”他小声说，“他已经好几天吃不下任何东西了。”

蓝毛僵住了：“他快要死了吗？”

羽须迎上她的目光："他没有好转。"

蓝毛几乎没听清他的话，她紧盯着蓟掌。那名灰白色武士正竖起耳朵打量羽须，他的眼睛在放光。

蓝毛眨了眨眼，蓟掌支棱的毛发在闪光。他被淋湿了吗？有什么又黑又黏稠的东西正顺着他的毛流下来。

是血。

蓟掌被血浸透了！血从他的皮毛中渗透出来，顺着他的胡须滴落，将他周围的雪地染得殷红。

蓝毛吓得直往后退。

"怎么了？"羽须问，"蓝毛？"

当蓝毛发觉巫医的尾巴触碰到她的肩膀时，她用力眨了几下眼睛，血不见了。蓟掌正怒视着她，身上的毛重新变成了灰白色，一簇簇支棱着。

蓝毛看向鹅羽，他在点头。他也看到了，那是蓟掌将带领他们踏上雷族灭亡之路的幻象。



蓝毛颤抖着望向她的孩子们。我怎么能放弃他们呢？

“我饿了！”小雾抱怨着伸直尾巴跑了过来。

“我们进去吧。”蓝毛含混地说。

我别无选择，我必须拯救我的族群。

一轮满月高悬于四棵树之上。云层散开了，但积雪依然让森林显得十分阴郁。

森林大会已经开始。

蓝毛环顾着空地，但对周围的猫群却视而不见，她直接望向她和橡心搭窝的那块树根，还有他们曾经爬上去欣赏天空的那些枝条。她真希望自己现在就坐在上边，离繁星更近，而不是被族群的问题紧紧缠绕。她多想远离那撕心裂肺的悲痛啊！

别这样！没时间沉浸在悲伤与记忆里了。她在身旁如织的猫群中寻找。橡心，你在哪里？你一定要在这里啊。

空地上十分嘈杂，群猫凑在一起，都在闲聊。虽然她仍在哺乳期，但日星还是带她来参加森林大会了，她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眼里的什么打动了他。此刻，她想念孩子们，知道他们正安全而温暖地躺在白眼身边。

橡心！

她在猫群中发现了那身深红棕色的毛发。蓝毛从一群影族武士中间挤过，朝他走去，目光紧锁在他身上，生怕他脱离自己的视线。

“橡心。”她一凑近就对他喊道。

橡心转过身，看到是她，眼睛都亮了。

“我们得谈谈。”

他点点头，朝一边跑去，同时用尾巴示意蓝毛跟上。她跟着橡心钻出猫群，躲到了一棵橡树的后边。

“我听说孩子的事了。”他低声说，“他们怎么样？看上去像谁？”他的眼睛里充满了自豪。在那一刻，蓝毛甚至忘了自己要告诉他什么。要是他能亲眼看到乖乖地蜷伏在育婴室里的孩子们，那该多好啊。

“他们很漂亮。”她压低声音说，“我给他们起的名字是小石头、小雾和小苔藓。”

橡心叹了口气，坐下来："真希望能见见他们。"

"你可以见他们。"蓝毛坚定地说，"并且你可以带走他们。"

"什么？"橡心难以置信地盯着她。

"我的族群更需要我。"

"我……我不明白。"他张大了嘴。

他一定认为我很无情。蓝毛闭上眼，定了定神，寻找在体内燃烧的火焰。接着，她凝视着曾是自己伴侣的这只猫。"我们的孩子很幸运。"她说，"他们拥有你和我的共同保护，可雷族却只有我。"

"你想让我做什么？"橡心吼道。

"你必须接纳他们。明晚，我会把他们带到太阳石。"

橡心眯起眼睛。"如果我接纳他们，他们长大后就将成为河族武士。"他警告道，"为了他们着想，他们将永远不会知道你是他们的母亲。"

"我明白。"蓝毛轻声说。孩子们会这么容易就忘记她吗？她怎能让他们不在自己身边长大呢？但她又必须这样做，否则他们就会在蓟掌获得权力时，和族猫们一起被淹死在鲜血中。

她眨了眨眼，转身离开。她必须信任星族，同时也信任橡心。

橡心用爪子钩住她的毛发。"蓝毛？"

"怎么了？"她克制住情绪，毅然转身看着他。

"这可不像你。"他低语着，"我看得出你是多么深爱我们的孩子，你是个好母亲。"

她的声音变得沙哑起来。"我不能成为我想成为的猫，我必须像火焰一样强大，我得拯救我的族群。"悲伤模糊了她的眼睛。"这是出于好意。"她低声说，"我希望他们知道自己是被爱着的。即使他们不再记得我，我也希望他们能明白这一点。"

橡心用口鼻碰碰她的脸颊。"他们会知道的。"他向蓝毛保证道，"还有……谢谢你。"他温暖的鼻息又唤起了那些回忆，蓝毛再也无法忍受了。她痛苦地扭身离开，回到拥挤的猫群中。她知道，她现在每走一步都离自己的孩子们越来越远。

求求你，星族，让这真的成为你希望我走的路吧。





第六章 逃亡游戏？

“醒醒。”蓝毛压低声音，以免吵醒白眼、小鼠或是小追。“来吧，小苔藓，睁开眼睛。”她轻轻地挨个摇晃孩子们，看着他们伸着懒腰，颤抖着睁开惺忪的睡眼。

小石头打了个哈欠：“天亮了？”

“还没有。”蓝毛小声说，“因此我们得保持安静，我们可不能把其他猫吵醒。”

“怎么了？”小雾吱吱地问。

“嘘。”蓝毛担心地望了一眼白眼的窝。小追正在梦里翻身，蓝毛赶紧用尾巴裹住自己的孩子们，让他们别出声，直到小追重新睡安稳。接着，蓝毛轻声说：“我们要去玩一个游戏，但你们必须非常安静。”

小石头已经完全清醒了，他在黑暗中眨巴着眼睛：“什么游戏？”

“秘密大逃亡。”蓝毛睁大眼睛，装出一副兴奋的样子。她觉得自己就像在梦里，所说和所做的一切并不是在真实地发生。

小雾跳到她的脚边：“我们怎么玩？”

“这是一次冒险。”蓝毛解释道，“我们假装影族已经侵入了我们的营地。我们必须逃跑，不能被发现，然后去太阳石和我们的族猫会合。”

小雾睁大圆圆的眼睛，担忧地看着她：“我们要离开营地？”

小石头推了推她：“不然我们怎么能到太阳石呢。你真是个鼠脑子。”

“可我们原来从未离开过营地。”小苔藓焦急地说，“我们还太小了。”

“我饿了。”小雾抱怨起来。

蓝毛压抑着强烈的挫败感，温柔地说：“好吧。我们先吃东西，然后再开始做游戏。小苔藓，你现在是一只又大又强壮的幼崽了。你会没事的，我保证。”她把所有的奶水全喂给了孩子。挨了这么多天的饿以后，她的乳汁比平时更少了。接着，她便推着他们离开了巢穴。

小石头跳向入口处。“真不敢相信，我们就要离开营地了！”他兴奋地喊道。

“嘘。”蓝毛提醒他，“要是我们吵醒了其他猫，我们的游戏就失败了。”

她先钻出巢穴，然后转身将三只幼崽抱到雪地上。黄昏后又下了一场雪，但云已经散了，月光下的营地闪烁着清冷的白光。她扫视一圈，没有什么动静。

空气冷得如针扎，她呼出的气在嘴边形成阵阵白雾。她催促着孩子们来到育婴室后边。“我们要走排便处通道。”她低声说，并再次确认周围没有猫发现他们，“如果我们真要溜出营地，就必须这么做。”

蓝毛催促着他们钻过那条狭窄的通道，走出那片覆盖着排便处通道的灌木。

小雾皱皱鼻子：“真臭！”

小石头抬起头，透过光秃秃的枝条张望着：“哇！外边可真大啊！”

“我知道，小家伙。”蓝毛推着他前进。她想起了自己第一次离开营地的情景。当时，日星——那时还叫日落——带着即将成为学徒的她来到溪谷顶，那是她生命中的第一次探险。她无法想象，还有哪次上下溪谷会像这次一样不同寻常和艰难。

溪谷朦胧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幼崽们仰头张望，他们大大的眼睛里反射着月光。

“我必须把你们弄上去。”蓝毛告诉他们，“然后你们就能看到森林了。”

小雾眨眨眼：“还有更大的地方吗？”

蓝毛竖起耳朵，仔细倾听暴尾的动静。她知道今晚由他负责守夜。

小石头也竖起了耳朵。“影族武士在追踪我们吗？”他尖声问道，“我是说，在游戏里。”

“可能会。”蓝毛小声说，“我们必须小心，以防万一。这正是这个游戏最刺激的地方。”

小雾环顾着四周。“我想，我看到树林里有一名影族武士。”她警告道。

蓝毛心里一紧，一定是暴尾！“在哪里？”

“只是假装的。”小雾咕噜道。

蓝毛叹了口气，将她叼起来，爬上第一块岩石。她将浅蓝灰毛幼崽送到谷顶后，又折返回来接小石头。

她将最后一只幼崽叼上谷顶时，已是气喘吁吁。她之所以将小苔藓留在最后，是因为她是最小的一只。蓝毛叼住她时，她并没有挣扎，可蓝毛还是觉得她比石头都要沉。

“我的后颈都觉得痛了。”小石头抱怨道，“我敢打赌，我自己就能爬上一段路。”

“没那么多时间。”蓝毛看看天空中上升的月亮，橡心一定已经上路了。

小石头望向森林，月光在雪地上投射下阴影。“我先走。”他奔到妹妹们前头，扭头呼喊道，“你们俩快来啊。”

蓝毛推着小雾和小苔藓向前走。虽然有树林的遮挡，但地上的积雪依然很深，他们不得不步步挣扎，从一个雪坑里跳出来，又陷入下一个雪坑里。她一路上不时地叼起他们。让她欣慰的是，小石头几乎可以自己前进。

他回头看着蓝毛：“森林一直就这样延伸下去吗？”



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蓝毛还是有同样的困惑。她摇摇头："但雷族的领地很大。是它哺育了我们，使我们强大的。"

"但是现在它对族群的哺育可不怎么样。"小苔藓埋怨道。

"你应该在绿叶季看看它。"蓝毛感到一阵心痛，他们永远不会见到这里的绿叶季了，他们将成为河族猫。忽然，她很想让他们了解雷族的一切以及森林猫的生活，"这里有松鼠、鸟儿和老鼠。一旦你们学会了技巧，狩猎就会变得轻而易举。"

小石头猛地扑向雪地："红爪已经教过我怎样做狩猎蹲伏动作了。"

"真棒，小宝贝。"蓝毛感到非常自豪。小石头的尾巴伸得直直的，一动不动，他将后腿压低，提起肚子，离开地面。他是个天才。

"你们也试试。"她鼓励小苔藓和小雾。她希望孩子们能留下一些对雷族狩猎方式的记忆。

两只幼崽笨拙地蹲下去。

"雪太冷了。"小雾烦躁地抗议道。

我在做什么？森林正处于严寒季节，他们必须保持运动。

蓝毛抖落胡须上的雪片，催促道："走吧，改天我们再练习狩猎。"

离太阳石还有一半的路程时，幼崽们就开始觉得累了。小雾打着寒战，小苔藓显然已经筋疲力尽。

"现在能回家了吗？"她呜咽起来，"好冷啊，我很累。"

"我们必须继续前进。"蓝毛坚持道。她将小石头从一个雪坑中拽出来，雪已经凝结在他的皮毛中，减慢了他的速度。

"我不想再玩这个游戏了！"小雾哀号着。

小石头并没有试图改变母亲的主意。他只是蹲在她旁边，哆嗦得非常厉害，蓝毛都能听到他牙齿打战的声音。她突然意识到，他们来到树林中时是多么脆弱，他们的毛发又是多么稀薄。他们本该依偎在自己温暖的肚子下，而不是在武士都不愿出来的季节里进行这种森林跋涉。

"马上就要到了。"她鼓励他们。

小石头坐下来，盯着她。"我的脚已经冻僵了。"他宣告说，"要是连自己的脚在哪里都不知道，我还怎么走下去啊？"




小苔藓和小雾挤作一团。看她们的样子，仿佛连鼻子都被冻僵了似的。

她必须带他们去太阳石！这是雷族的希望。

一只猫头鹰突然大叫一声。蓝毛警惕地查看树梢，同时让孩子们更近地靠拢自己。对于一只饥饿的猫头鹰来说，他们仅仅是一口美味的猎物而已。

“我有办法了。”她告诉他们。蓝毛用冻僵的脚掌，在一些香薇下边的雪地上掏出一个洞。“你们钻进去吧。”她鼓励道。幼崽们跌跌撞撞地钻了进去，颤抖着缩成一团。至少这里可以避风。

“我很快就回来找你们。”蓝毛跑到约一棵树的距离之外，挖了另一个洞，然后又急忙返回孩子们身边。

“你去哪里了？”小雾悲号着。

小苔藓害怕得睁大了眼睛：“我们还以为你不会回来了！”

蓝毛心里绞痛起来。“哦，宝贝们，”她低声说，“不管怎样，我都会回来的。”她的声音哽咽起来。

她怎么能许下这样的诺言呢？原谅我吧，星族！

她强忍着悲伤，一次将一只幼崽叼到下一个雪洞里，然后又向前推进，继续挖洞。

渐渐地，一个个的雪洞将他们带向了太阳石边。每带着孩子们前进一段，他们的抱怨就更少，挣扎也更微弱。当蓝毛将他们叼往最后一个雪洞时，他们就像卷曲的叶片一样，无力地悬垂在她的下巴下。

“我们现在能回家了吗？”小石头低声问道。

“我们得先见一只猫。”蓝毛强装轻快地说。

“谁？”小雾乏力地问。她似乎对将要发生的事情一点儿也不关心了。

蓝毛从树林中望向太阳石，她没有看到橡心。“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她说。蓝毛挤进雪洞，把孩子们拢到身旁。

他们比雪还要冷，身上的毛都已结霜。

“我们可以回家了吗？”小苔藓几乎是在啜泣。

“你可以在这里睡一会儿。”蓝毛告诉她。

小苔藓已经闭上了眼睛，小雾紧紧依偎着她。

“这是一次很棒的冒险。”小石头打着哈欠，将鼻子藏在脚掌下，“我们




赢了吗?”

蓝毛低下头，用口鼻贴住他的脑袋：“噢，是的，小家伙。你赢了。”

她用尾巴裹住他们，将他们紧紧拉向自己的腹部。他们太累了，连吃奶的力气都没有，不过她更怀疑自己是否还有奶水可以喂他们。

我永远都爱你们，我亲爱的宝贝们。谢谢你们和我一起度过这个月。

她开始用舌头舔他们，希望能温暖他们寒冷而疲乏的身体。

小石头烦躁地扭动着身子：“别碰我，我想睡觉。”

小雾已经累得没有力气抱怨了，她的呼吸十分微弱。

“小苔藓?”

浅灰白色幼崽没有反应，蓝毛再次舔她的毛。“小苔藓!”恐惧袭上心来。她盯着这小小的毛团，期待着她腹部的起伏，哪怕看到她呼出一口冷气也好。

可幼崽却一动不动。

蓝毛用力舔她：“小苔藓，快醒来，求求你了。河对岸既温暖又安全，你们的父亲会照顾好你们，我保证。我们很快就到了，我勇敢的小女儿。”

蓝毛停止舔她，俯视着她被雪润湿的小小身体。醒醒啊!

雪毛的鼻息吹动着她的胡须，蓝毛闻到雪洞内壁飘散着姐姐的气味。让她走吧，我会照顾她的。

“不!别带走她，求你了。”

她已经死了，你无能为力。

蓝毛将小苔藓拢到自己的脚掌间。小雾和小石头在她的肚子下翻动，但没有醒来。她不该死的!

她该走了。雪毛的声音在蓝毛耳畔回荡。我会在星族照顾她。

雪毛的气味渐渐隐去，秃叶季的寒气再度充斥着雪洞，小苔藓毫无动静。

“蓝毛?”橡心的口鼻出现在洞口，他带着鱼腥味的温暖鼻息涌进洞内。

小石头醒过来，抽动着尾巴：“哎呀!这是什么气味啊?”

“没什么，小家伙。别这么无礼。”蓝毛打起精神。她还能救下两个孩子，“回到岩石那里去。”她告诉橡心，“我把他们带给你。”

“我可以带一个。”橡心提出。

蓝毛瞪着他：“我还没告诉他们你是谁。退后！”

橡心立即消失了。蓝毛唤醒小雾：“我们得走了。”

“可我刚刚暖和起来。”

“你很快就会更暖和的。”蓝毛向她保证。

“我们要去哪里？”小石头问。

“我带你们去见你们的父亲。”

小石头显得很困惑：“你是指画眉毛？小追听白眼说过，画眉毛是我们的父亲。”

“你们真正的父亲是橡心，他来自河族。”

“来自河族？”小石头难以置信地重复道。

“快一点儿。”蓝毛命令道，并推着他们爬进雪地。

小雾回头朝雪洞里看：“小苔藓怎么办？”

“我会回来找她的。”

“可你说过我们是雷族猫。”小石头哀号起来，“我们怎么能同时又是河族猫呢？”

蓝毛没有回答。她让幼崽们跟在自己肚子下蹒跚前进，为他们挡住开始飘扬的雪花。她回头张望，仿佛小苔藓可能会在他们身后挣扎，悲鸣着请他们等自己追赶上来一样。但让她感到恐怖的是，雪洞开始被新落下的雪填充。

不！我可能会找不到她了！她四下张望，疯狂地寻找某个能让小石头和小雾暂时避一下的地方，以便回头去叼他们的妹妹。

河岸那头，两个身影正在离去。橡心带了其他猫吗？不对——这些猫的行动没有受到雪的阻碍，他们是在雪面上滑行。他们身后的雪地是洁白的，并且没有任何印记。这些猫没有留下脚印，一只是成年猫，浑身白毛使得蓝毛几乎看不见她。是雪毛！另一只猫有着浅灰色和白色相间的皮毛，个头仅到同伴的腹部。幼崽正抬起头兴奋地望着雪毛，似乎正在倾听雪毛给她讲什么让她激动的事情。

再见，小苔藓。从现在起，雪毛会照顾你的。

“哎哟！”蓝毛肚子下的小石头向前摔倒了。“这地面可真硬！”他大声喊道。

他们已经来到了太阳石边上，有脚步声朝他们的方向传来。

“他们都还好吗？”橡心平静地问。

蓝毛点点头，但没有看他。橡心的气味环绕着她，让她感受到温暖和抚慰。在那一瞬间，蓝毛真想和他一起走。她渴望余生都依偎在橡心的身旁，永远不必离开他和孩子们。

但她不能这样。

她必须拯救她的族群。

幼崽们偏着脑袋，盯着面前这只陌生的猫。



“这是小石头。”蓝毛用鼻头轻触浅蓝灰色幼崽，声音颤抖地介绍道，“这是小雾。”蓝毛的喉咙哽住了，视线开始模糊，她朝后退去。“请照顾好他们。”

我不能跟他们说再见！

“还有一个呢？”橡心呼喊道。

“死了。”蓝毛脚下一软，但她没有将视线从孩子们身上移开。

“蓝毛，回来！”

“你要去哪里？”

“你会回来接我们吗？”

蓝毛无法忍受孩子们歇斯底里的哭喊声，转身飞快地跑进了树林。

她在香薇丛旁停下。雪洞已经不见了，但蓝毛顾不得冻僵的脚掌有多痛，吃力地挖掘着。终于，她碰到了那具弱小的尸体。她小心翼翼地将小苔藓拽出来——她身上连育婴室的气味都没有了——然后继续挖洞。蓝毛绝不会让女儿在雪融之后落到狐狸嘴里。她用爪子刨开地面，脚垫被磨得生疼，但她坚持在冰冻的地面上刨挖，直到挖出的洞够深，足以保护好她的孩子。蓝毛麻木地将小苔藓的尸体放进洞里，然后掩盖好。

她拖着疼痛的四肢，一瘸一拐地返回营地。

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得做——再向我的族猫们撒一个谎。她从排便处通道钻进营地，悄悄地在育婴室后墙上挖了一个狐狸大小的洞。

然后，她从育婴室入口处溜回巢穴，看到白眼和小追还在睡觉，便悄悄地爬进自己的窝里。接着，她故意大声高喊，向族群发出警报。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不见了！”



第七章 准备好了

蝰蛇牙轻声问："蓝毛，你今天愿意参加一次狩猎巡逻吗？"

蓝毛盯着他，尽量集中起精神。

她把孩子交给橡心已经一个月了。育婴室的墙面用追加的黑莓茎秆加固过，每个寒冷的夜晚，都会有两名武士站岗，防止再有狐狸或黄鼠狼潜入育婴室。族群相信了蓝毛的故事——她醒过来后，发现幼崽们不见了，他们被某种从育婴室后边挖洞进入的动物偷走了——是饥饿驱使这只动物头一次冒险侵入营地。

他们在森林里找了好几天，但却不知该去哪里找，气味踪迹被冰冷的雪花隔断了。蓝毛和族猫们一起在树林里寻觅，内疚让她感到身体麻木，她一次次提醒自己，这样做是为了族群。

与此同时，饥饿和悲伤笼罩着族群。他们小声地说话，挤成一团，同情地看着蓝毛。这一切都像荆棘般刺痛着她，蓝毛讨厌说谎。她几乎没有意识到最近的新鲜猎物堆是多么空荡，过度的悲伤让她毫无食欲，她只想在睡梦中躲避现实。她觉得扎在心里的坚冰永远都不会消融。

和橡心在一起，幼崽们会很安全。

可这种想法并不足以舒缓她的忧伤情绪。

小苔藓会在星族守望，憎恨蓝毛夺走了她的生命吗？雪毛有没有向她解释，告诉她母亲之所以牺牲她，是为了整个族群的利益？

"蓝毛。"蝰蛇牙把尾巴放在她的肩头上，又问了一声，"你觉得你可以去狩猎吗？"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和你一起去狩猎。"画眉毛赶到她身边。他眼神悲伤，像一名真正的父亲一样哀痛。他比任何猫都更加努力地加固育婴室，在编织黑莓枝条的过程中，他被剐掉了一绺绺毛，身上也留下了许多擦伤。蓝毛真想告诉他，那两只幼崽就在河对岸，依然安全地活着，而且能得到宠爱。

她耸耸肩，抖落掉蝰蛇牙的尾巴：“我想独自去狩猎。”

蝰蛇牙点点头：“那就按你的意思去做吧。”

画眉毛转过身，眼里满是忧虑。

“蓝毛！”玫瑰尾追上她，紧挨着她朝通道走去，“你会好起来吧？”

不！再也不会好起来了。

蓝毛很想贴着同伴温暖的身子，蜷缩起来好好地睡上一觉。“我会好起来的。”她有口无心地回答道。

蓝毛爬上溪谷，朝森林走去。当猫头鹰树映入眼帘时，她发现一只松鼠从面前冲了过去。她僵住了，踩在冰封地面上的脚掌冻得刺痛。松鼠嘴里咬着一枚坚果，正在一棵橡树的盘根中乱窜。蓝毛摆出狩猎蹲伏姿势，伸直尾巴，将腹部抬离地面。

小石头。他还记得雷族的狩猎姿势吗？

她抛开这种想法，压低后半身，猛地一跃而起，不偏不倚地扑中猎物，一口结束了松鼠的生命。

“干得漂亮。”

鹅羽沙哑的声音吓了蓝毛一跳，松鼠在她的嘴里晃荡着。

她放下猎物。“你在这里做什么？”长老们很少离开溪谷范围之内的。

“你知道的，我还有腿。”他厉声说。

蓝毛感到很震惊，因为没有哪只族猫跟她说话时语气像这般不充满同情。她站直身子，盯着鹅羽的眼睛。“你想要怎样？”

他又有了什么愚蠢的预言，想要毁掉自己的生活吗？

“你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他的话让蓝毛身上的毛都竖立起来。“对谁？”蓝毛问道。

“对你的族群。”鹅羽眯起眼睛，“预言没有给孩子们留下位置，你必须独自燃烧，引领你的族群。”

“你是要让我感觉舒服一点儿吗？”她嘶吼着。蓝毛憎恨那个预言，也憎恨鹅羽告诉她的话。

鹅羽眨眨眼：“感觉舒服些并不是你的命运，你的命运是拯救你的族群。”

“我会的。”她咆哮着，每个字都掷地有声，“但我也会永远为我所做过

的事情感到难过。”

“孩子的事是你自己的选择。”鹅羽指出，“星族没有对他们做出什么规定。”

“星族让我牺牲了我所爱的一切。”她觉得喉咙里苦得像涌入了胆汁，“包括我的孩子们。”

鹅羽打断了她的话：“他们还活着，不是吗？”

“但小苔藓死了。”

“星族会弥补她所失去的。”

“那我所失去的呢？”

“与族群的命运相比，那算不了什么。”

蓝毛摇着头，想要思考清楚这些事。她是自私的吗？与族猫们的安全相比，一颗破碎的心又算得了什么？她应该忠诚于什么？

她低下头。“我会为我的族群奉献所有。”她保证道。






“很好。”鹅羽点点头，“日星想和你谈谈。”

说完，他朝树林中走去。

蓝毛刚翻过溪谷顶，就遇到了雷族族长。

“蓝毛。”日星跟她打招呼，“我想和你到营地外去谈谈。”他指了指森林，“跟我来。”

蓝毛走在这位旧时老师的身旁，回想起月花死后以及她后来为雪毛感到悲伤时，他对自己说过的话。“难道这次你又要教育我抛开过去的一切吗？”她大声吼起来。

日星摇了摇头。“看来，你注定命途多舛（chuǎn）。”他叹息道。蓝毛盯着他的眼睛，发觉雷族族长在过去几年中苍老了许多。为了让雷族强大，让其他族群对雷族心存敬畏，日星在战斗中失去了三条性命，疾病又夺去了他的另外两条命。鹅羽让她追求领导权，但这真的是她想要过的生活吗？焦虑、战斗，被责任的重担压得疲惫不堪？

我别无选择。星族已经决定了我的道路。

雷族族长钻过一片低悬的香薇。“我只能对你说那些过去说过的话，生活还在继续。”他们经过一处灌木，小小的绿芽已经破开棕色的外壳，在枝条上点缀出绿意，“秃叶季之后就是新叶季，而新叶季总要让位于绿叶季。森林不会永远冰封，尽管失去了孩子，可你还是必须调整心情，走出阴霾。”

要是他知道，两个孩子正和河族猫生活在一起，还会这样充满同情吗？蓝毛脊背上的毛不由得竖了起来。

“冷了？”

“有一点儿。”

他们继续朝树林深处走去。日星心里似乎有什么事，蓝毛等着他开口。他们越过一处融雪形成的狭窄溪流，穿过残留着旧时兔子气味的茂密黑莓丛。

日星在前边带路，他用尾巴掀开一根卷须，“你准备好担任副族长了吗？”

蓝毛在黑莓丛下停住脚步，事情终于发生了。她期待已久的一刻终于来临了。

这是对我放弃的那一切的报答。

“褐斑不会再好起来。”日星继续说，“他已经自己要求搬进长老巢穴




了，雷族必须找到一名新的副族长。”他紧盯着她的双眼，“你愿意成为新任副族长吗？”

蓝毛眨巴着眼睛。“那蓟掌怎么办？”她必须知道，日星为什么没有选择那名凶狠的年轻武士，而是选择了自己。难道他知道预言的事？

日星望向树林。“蓟掌会是一名受族猫欢迎的选择对象。”他承认道，“没有猫会质疑他的勇气、格斗技巧以及他对族群的忠诚，但我不想让我的族群被带入无休止的战争中。我们的边界足够坚固了，不需要一次次地被染上鲜血。雷族希望生活在平静之中，而我相信你能做到这一点。”

蓝毛犹豫着，她的脑海中浮现出孩子们的模样，还有沐浴在月光下的橡心，以及爪子闪着血光的蓟掌。

日星继续重复他的提议：“你准备好了吗，蓝毛？”

蓝毛庄重地点点头：“准备好了。”

残阳下，最后一些正在消融的雪花闪耀起来，粉红色的光芒点缀着空地。日星站在高岩上，褐斑在他身旁，蓝毛则在日星的另一侧。雷族副族长隆起肩膀，臀部似乎因为疼痛而紧缩着，肋骨在粗糙的皮毛下突显出来。

日星低下头：“褐斑，雷族感谢你的忠诚和勇气。你很好地服务了你的族群，我们希望你能在长老巢穴中安稳地度过余生。你的故事和智慧依然在族群中占据着一席之地，我们会继续向你学习。”

褐斑甩了甩尾巴，族猫们为他欢呼起来。蓝毛看出他眼里闪过一丝痛苦。

“褐斑！褐斑！”玫瑰尾的声音格外大，她在祝贺自己过去的老师。蓟掌抬起头，大声呼喊褐斑的名字。蓝毛一想到蓟掌无法取代副族长位置时的感受，就不由得有些瑟缩。

“蓝毛。”日星用尾巴碰碰她的肩膀，“从今以后，你就是雷族的副族长。愿星族赐予你勇气，帮助你的族群直面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当轮到你取代我的位置时，我祝福你在我们族群的最前方闪耀。”

“蓝毛！蓝毛！”

她感到苍白的太阳温暖着自己的身子，她能呼吸到森林和家的气味。她对自己领地的感受也更加强烈了。

白风骄傲地叫喊着，为蓝毛欢呼。可蓟掌却发出一声直冲云霄的长啸，盖过了白风的欢呼声。蓝毛不安地挪动着脚掌，那名武士的眼里充满了愤怒，她觉得蓟掌的喊声只是为了欺骗族群，让他们以为他全力支持新上任的副族长。

要是族猫们能像自己一样看清他，看到他抓住橡心的喉咙，看到他让虎掌野蛮地对待一只无助的幼崽，看到他睁着渴求复仇的双眼徘徊在边界上，那该多好啊。这些记忆给蓝毛带来了力量，不论代价有多大，她是唯一能够阻挡蓟掌的猫。只有她最清楚，蓟掌能做出怎样的事情来。

好几个月以来，新鲜猎物第一次丰富到可以用来畅享、庆贺。早春的温暖将老鼠带出了它们藏身的洞，鸟儿们也从它们与世隔绝的窝里飞了出来。族猫们分享食物时，日星招呼蓝毛去他的巢穴。

“我知道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日星钻过苔藓帘，坐下来，在阴暗的巢穴里只看得出他的轮廓，“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我希望能再次指导你。”



蓝毛点点头："我已经准备好要学习了。"

族长摇了摇头："但我并不是从现在起又要当你的老师。如果我们想很好地指引族群，就必须一起工作。如果你有担忧，就尽管告诉我。我相信你的判断，愿意倾听你所说的一切。"

"那我可以说说我对蓟掌的恐惧吗？"蓝毛迅速瞟了他一眼，心一横，把顾虑提了出来。

日星点点头。"我已经听说过了，请相信我。但我认为，他也是一名忠诚而有用的武士，有他在我们的族群，我们应该感到自豪。"雷族族长望着脚下，"既然大家都坦诚相待，那我就应该再让你知道一件事。一个只有我和鹅羽知道的秘密。"

蓝毛眯起眼。这么说，她并不是族群里唯一有秘密的猫。

"我只剩下三条命了，而不是四条。"日星坦白道。

蓝毛眨眨眼。"你是怎么丢掉另外那条命的？"为什么要把这当成秘密呢？

"我没有，是那条命根本就没有给我。松星离去时，他作为族群的族长，依然有一条命。星族把它算在了我身上，他们只给了我八条命，因为第九条命在松星身上。"

蓝毛明白了。"你之所以保守秘密，是怕族群认为你没有得到星族全部的祝福。"她将头歪向一边，"但你现在可以承认了，对吗？你已经一次次地证明了你是一名伟大的族长，还有谁会怀疑这一点呢？"

"有野心的猫也许会怀疑。"

他指的是蓟掌。蓝毛迎上他坚定的目光。"那我呢？我也有野心。"她说。

"你只是想为族群服务。"日星回答，"这正是我选择你的原因。你受了很多苦，失去了很多东西，但你依然在为族群服务，并将族猫们的需求放在自己的需求之上。为了族猫，你宁愿献出所有。"

要是橡心能明白这一点该多好啊！

"我现在只有我的族群了。"蓝毛承认道，"我会用尽全身的每一丝气力为它服务。"但同时遗憾依然啃噬着她的心。

可我是火焰。这是我必须走的路。



第八章 神圣仪式

“来吧！”羽须在母亲嘴投射下的阴影里轻声对她喊道。

蓝毛呼吸着从黑色开口中涌出的寒冷空气，空气中带着一种矿物的气味。她想起了许多年前，与松星一起来到这里的情形。现在，她来这里是为了接受自己的九条命。等她再次回到族群之时，她将是雷族的族长——蓝星。

她沉痛地想起了日星的死，由于生病后身体虚弱，他没能逃脱一只狗的追击。这只狗是在森林里闲逛的两脚兽喂养的，没等巡逻队将狗赶跑，它便杀死了日星。蓝毛对日星的死深感悲痛，很遗憾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但他一直都不想经受褐斑那种漫长的死亡过程——褐斑是在经历了好几天的极度痛苦之后，才步入星族的。这种痛苦连羽须的药草都无法缓解。

羽须带领她前往月亮石所在的洞穴，四面八方的黑暗依然让蓝毛觉得不舒服。那感觉就像被淹没在可以体会，却无法察觉的浓稠的黑色水流中。通道尽头的洞穴里满是阴影，如水的星光通过洞顶的孔投射下来，却很难穿透黑暗。

“很快就到午夜了。”羽须宽慰她。

蓝毛踏过粗糙的洞穴地面，在月亮石脚下蹲伏下来。洞穴中央的月亮石坚实却灰暗，月光尚未照到它的表面上。就在蓝毛将头伏在两只前掌之间时，月亮滑过拱顶的孔洞，月亮石开始闪耀起来。

蓝毛被晃得头晕目眩，直往后退。

“用鼻子贴住它。”羽须催促道。

蓝毛闭紧眼睛，凑上前，将口鼻贴到月亮石上，嗅着这块非常古老的黑石头的气味，感觉到了它的冰冷。转瞬间，洞穴不见了，蓝毛觉得自己被卷入了比夜色更黑的黑暗中，在看不见的河流中摇荡、旋转。她陷入深深的惶恐之中，拼命蹬腿挣扎，直到脚下忽然出现柔软的青草。

蓝毛睁开眼，看到巨岩耸立在她面前，四棵巨大的橡树分别位于空地的

每个角落。她置身于四棵树了，却只有她自己。她抬起头，看到漆黑的天空中散布着点点繁星。

为什么没有其他猫来迎接她呢？难道星族不希望她成为雷族族长吗？或许她犯下的错误是不可饶恕的？

这时，星星开始像旋转的树叶一样被卷入一个旋涡，迅速汇集起来，直至彼此融合，在一条银色的螺旋带中不断向下、向下，落向森林，落向四棵树，落向她。

蓝毛等待着，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星光螺旋带下降的速度变慢了，星族的群猫从天上走了下来，冷光在他们的脚下和眼中闪烁。他们的毛发如寒冰般发亮，身上却带着一年四季的气味：秃叶季的雪花混杂着新叶季的绿意、落叶季的芬芳和绿叶季的甜美。

数不清的猫排列在空地上。他们的身体闪烁着光芒，眼睛在燃烧，就连斜坡上也站满了沉默不语的猫。蓝毛蹲伏在空地中央，她强迫自己抬起头，看着这些猫。当她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时，睁大了眼睛。她认出了咕哝脚和野草须，云雀鸣站在他俩身旁，似乎很高兴再次和她的老友们聚到一起，鹅羽和他们站在一起。正如他自己预测的那样，秃叶季的第一场雪降临时，他死了。






还有松星！尽管他有背叛族群的行为，但在他失去第九条命后，星族还是接受了他。看到这名红棕色武士坐在他的族群中，蓝毛觉得非常高兴，那才是他真正的归属。他们目光交会时，松星朝她点了点头。

有一只猫是蓝毛最渴望见到的，她在队列中搜索着那一袭白毛。雪毛！她那星光熠熠的毛发十分耀眼，她正凝视着蓝毛，两眼闪烁着自豪的光芒。接着，一种温暖而熟悉的气味包围了她，月花出现在雪毛旁边，她用尾巴裹着自己的脚掌，紧挨着她的正是小苔藓。

蓝毛冲上前，想去蹭蹭自己的女儿，但被月花用眼神制止了。蓝毛简直无法忍受，尽管她为自己的宝贝女儿哀悼了这么长时间，此时她们隔得这么近，却还是不能亲近女儿。她看着月花明亮的眼睛，等着她的责备，但月花的眼里除了爱意，什么都没有。小苔藓和雪毛、月花在一起很安全，她现在所在的地方再也没有秃叶季的寒冷了。

“欢迎你，蓝毛。”一句清晰的话语响起，仿佛融合了她所知所爱的每一种声音。

她低下头，突然觉得口很干。

松星走上前，用鼻子碰碰蓝毛的头顶。蓝毛突然感觉像被烈火灼烧一样，但她不能后退。她的腿重如石头，身体也僵住了。

“我用这条命赐予你怜悯之心。”松星低声说，“你做出判断时，既要用大脑，也要用你的心。”

一股能量像疯狂的闪电般在蓝毛体内灼烧。她强忍住痛苦，很快，那感觉就变成了一股温柔的暖意，从耳尖到尾巴尖。当这股暖意流出时，蓝毛不再颤抖，她打起精神来迎接下一条命。

松星转身离开。星族队列中另一只猫站了出来，是咕哝脚。他用鼻子贴住蓝毛的头：“我用这条命赐予你坚忍。当你觉得所有希望和力量都离你而去时，就用它来继续前进。”

她的身体被一种沉闷的痛楚感控制着，肌肉随之绷紧。她不由得紧咬牙关。“忍住。”咕哝脚低声对她说，“要相信你自己的力量。”

蓝毛呼出一口气，觉得痛苦消退了。她感觉像是被哪只猫从水里拖了出来，皮毛阵阵刺痛，脚掌已准备好随时全速跑回森林。谢谢你，咕哝脚。




现在，在她身旁的是云雀鸣。她用鼻尖碰碰蓝毛的头："我用这条命赐予你幽默感。你可以用它来减轻族群的负担，在处于绝境的威胁中时，用它来鼓舞族猫们的士气。"

一种让她眼花缭乱的东西从身体中流过，她浑身上下的每一根毛都竖了起来。"你将知道在什么时候利用幽默感来帮助你。"云雀鸣告诉她。蓝毛感激地眨了眨眼。

又一只猫正在队列中穿梭，那是一张她刚才没有发现的熟悉的脸。

甜爪！

这名学徒的眼睛亮得像星星。蓝毛想要迎上去，可她既不能动，也说不出话来。甜爪探过头来，将口鼻落在她的头顶上，蓝毛的心喜悦得疼痛起来。"我用这条命赐予你希望。"甜爪庄严地宣告道，"即使在最黑暗的夜晚，希望都会等着你。"

能量在蓝毛的体内燃烧。她在森林里奔跑，脚掌掠过地面，前方突然出现了一道白光。那就是希望吗？我保证，永远都会看到它。

甜爪走开了，接下来是日星。"我用这条命赐予你勇气，你将懂得如何利用它。"他盯着蓝毛的双眼，眼神中饱含着温暖与感激。蓝毛感觉到一种满足在她身体内闪烁着微光，因为她知道自己曾经很好地协助了日星。

轮到鹅羽了。他目光清澈、语气随和。"我用这条命赐予你耐心，你会需要它的。"当鹅羽的鼻子擦过她的耳朵时，蓝毛的心境变得十分平和。任何事情在该发生的时候都会发生，她只需做好准备，迎接它的到来。鹅羽是因为这样，才没有在她长大之前就跟她提起那个预言吗？他明白一切注定的事情都终将发生吗？

会由谁来赐给她第七条命呢？她扫视着队列。当小苔藓踏着步子走向前时，蓝毛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小苔藓那小小的脚掌接触地面时，激起了点点星光，她不得不踮起后脚才能够到蓝毛的头。"我用这条命赐予你信任。相信你的族群和你自己，千万不要对自己选择的道路产生怀疑。"

"小苔藓。"蓝毛终于把这句话说了出来，"我……我很抱歉。"

"我理解。"小苔藓轻快地说，"可我想念你。"

接着，月花走了过来。母亲用鼻子轻微地触碰她的脑袋，就像活着时那

样，蓝毛感到阵阵心疼。“我用这条命赐予你爱。像珍爱你的孩子那样珍爱你的族群，因为现在他们都是你的亲属。”

族猫们那一张张忧虑的脸闪现在蓝毛的脑海中，蓝毛忽然觉得身体正被月亮石压碎。她奋力呼吸，口鼻似乎被封堵得严严实实。然后，她心底仿佛爆发出一道光，随之蔓延到全身各处，最终在她的眼里燃烧起来。

蓝毛四肢颤抖，不停地喘息着。

蓝毛知道，她的最后一条命将来自雪毛。姐姐一直目光炯炯、神态优雅地注视着这个仪式。现在，她走上前来。

“你牺牲了很多。”雪毛说，“现在，我们的族群走上了一条更安全的道路。”姐姐摩挲着她的头，她的呼吸吹动着蓝毛的毛发。雪毛继续说道：“我用这条命赐予你自豪，让你明白自己的价值，还有你的族群的价值。”

蓝毛感觉身上热辣辣的。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身体，认定身上着了火，但灼烧感一瞬间便消失了。她曾经对自己有过这么强烈的自信吗？

“谢谢你抚养白风。”姐姐咕噜着说道，“一想到他还拥有你，离别就变得更容易些。用你全部的九条命为你的族群服务吧，我们会陪伴你走过每一步。只要你需要我们，我们就会降临。很久以前，你就被选中了，星族从来没有为它的选择后悔过。”





第九章 肩负使命

星族从来没有为它的选择后悔过。雪毛的话在蓝星的耳中回响着，她的命名仪式已经过去很久了。蓝星带领她的族群经历了数不清的岁月，其中有好有坏。此刻，她正坐在高岩上，任由新叶季的阳光照射在她身上。身下的石头还很凉，似乎连太阳也无法消解她皮毛下的寒意。秃叶季还不愿放开它紧紧握着森林的爪子，猎物依然稀少。白风在荨麻丛旁伸着懒腰，即便是一身浓毛的他，也难掩日渐凸显的骨架。狮心坐在白风身边，正大口吞下一只消瘦的田鼠。

尘爪、沙爪和灰爪正在打闹嬉戏。他们追逐着彼此的尾巴，在空地上滚成一团。

雷族副族长红尾坐在蓝星旁边。“我敢打赌，他们一定把这叫作训练。”他用尾巴指指学徒们说。

第四名学徒乌爪正专心致志地从一根茎秆上撕扯着一片叶子。他小心翼翼地将爪子绕过叶梗，没注意到尘爪正偷偷爬到他身后。

尘爪突然扑上来，准确地落在乌爪的尾巴上。黑色小公猫吓了一跳，立即跃入空中。

蓝星摇摇头。乌爪从生下来那天起就有些过于敏感，他的母亲用了将近半个月才将他哄出育婴室。蓝星让虎掌当了他的老师，她希望这只年轻猫能从那名无所畏惧的武士身上学到勇气。

“你还记得自己开始训练的第一个月吗?”红尾问。

蓝星叹息一声，回忆温暖着她的心。那时，她会和雪毛、豹足一起做跟眼前的学徒们同样的游戏。雪毛和豹足现在都已在星族了，那么多熟悉的面孔都已逝去：捷风、画眉毛、罂粟曙都在族群经历的一次史无前例的饥荒中死去了，甚至蓟掌也走了。

这名刺毛武士几个月前刚刚死去，他是在将一群河族入侵者驱逐出雷族

领地时牺牲的。他死后的样子跟活着时一样，伸着爪子，渴望战斗。他的族猫们在一摊鲜血中找到了他，那情景和蓝星许多年前在幻象中看到过的被染红的雪地很相似。

没有了他，族群的力量更加薄弱，但蓝星并不怀念他，不像想念画眉毛那样。她那位忠诚的老朋友直到最后依然替她保守着秘密，只是在谈起丢失的幼崽时，表现出属于父亲的那种悲伤。蓝星依然没有告诉他有两个孩子还活着，因此而感到负疚。现在他一定知道了，他在星族里可以看到他们。他会理解她所做的一切，并原谅她吗？

画眉毛现在一定明白，蓝星为何那么饶有兴致地端详那两只河族猫了。在每次森林大会上，她总是寻找他们。当他们的武士名在森林大会上被宣布时，她的欢呼声是那样饱含温暖。雾脚和石毛都已成为优秀的武士，橡心把他们抚养得很好，蓝星为他们感到非常自豪。

橡心知道这一切吗？



自从蓝星将孩子交付给他的那个晚上起，他们就再也没有说过话。在森林大会上，他从不接触她，生怕其他猫会将蓝星丢失的两个孩子和出现在河族的两只迷路小猫联系起来。但蓝星对他的爱从未停止过，对四棵树那个夜晚的记忆也一直驻留在她心里。

“我已经经历了四条命的美好生活。”她低声道。

红尾眯起眼，侧身看着她：“你有点儿怀旧了，对吗？”

蓝星叹了口气：“我已经老了，你得允许我缅怀过去。”

“你一点儿都不老。”红尾争论道。

蓝星抽动着胡须。“我可不年轻了。”她提醒道，“看看我的白胡须吧。”

她总觉得白胡须的出现大部分是因为蓟掌。当她选择红尾为副族长时，野心勃勃的蓟掌缠着她争吵，发泄着心底的不满。正是因为他，蓝星才隐瞒了自己已经失去另外两条命的事。

我已经经历了四条命的美好生活。每次撒这个谎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因内疚而产生的刺痛感。她应该告诉红尾真相的，告诉他自己已经失去了六条命，只剩下三条了。她怀疑红尾其实已经知道，但从未向自己求证过。她艰难地认识到，有些事情还是保密为好。

蓝星叹息着。

红尾看了看她：“你在担心什么？”

“我只是在思考。”蓝星嘟囔着，“最近，族群里诞生的幼崽非常少。谁能在秃叶季保持族群的强壮和猎物补给啊？长老巢穴每个季节都变得更满。”半尾、小耳、团毛、一只眼和斑尾都已经在那里建窝了。

空地另一端，斑叶从香薇通道中钻出来。自从羽须死于绿咳症之后，斑叶就是族群里唯一的巫医了。羽须将他的学徒训练得非常好，斑叶对于族猫们的健康总是很关心。白眼彻底失去那只瞎掉的眼睛，搬进长老巢穴，并改名为一只眼以后，斑叶一直在照顾她。最近，一只眼的听力开始变得和她的视力一样糟糕。

改名的武士不仅仅是一只眼。燕尾成了半尾，一只獾（huān）夺走了他的一截尾巴。现在他无法很好地保持平衡，也搬进了长老巢穴，把爬树之类的事情留给他的族猫们了。

玳瑁色巫医看上去十分疲惫。那天早晨的太阳已经升起，正照耀着营地各处那些痛苦而沮丧的武士。他们刚刚结束了一次从河族手里夺回太阳石的绝望尝试，打了败仗。

蓝星并不想为了这些存在争议的岩石再次发生战斗。在那里，血已经流得够多了。但这是为什么啊？就为了得到那片只有一棵树长的狩猎地吗？但如果雷族任由河族猫涌过河流，捕食森林猎物，就会被风族和影族看作是懦弱的表现。

因此，他们打了一仗，由红尾和虎掌带队。虎掌似乎比他的老师蓟掌更加好战。但他们失败了，流着血羞愧地被赶回森林，回到这个有太多长老和学徒的营地。

现在雷族会怎样？



第十章　闪耀火焰

蓝星独自坐在空地上，仰望着银毛星带。受伤的武士们躺在她四周，他们无休止的抱怨声在营地里回荡。

蓝星深感不安。自从松星辞去族长职位，现在的雷族是最脆弱的。难道她就是这样燃烧并照亮整座森林的吗？

这时，斑叶钻出香薇通道，在蓝星身边停下来。巫医已经忙了半个晚上，帮助受伤的族猫处理伤口。

蓝星看着她，问道："鼠毛怎么样了？"

"她的伤口很深。"斑叶在夜里清冷的地面上伏下来，"但她既年轻又强壮，很快就会康复的。"

"其他武士呢？"

"他们都会活下去的。"

蓝星叹了口气。"没有失去任何一只猫，这是我们的运气。"她再次抬头仰望星空，低声说道，"斑叶，这次战争的失败让我很担心。自从我担任族长以来，雷族还从未在自己的领地上被打败过。现在是我们最困难的时期，新叶季迟迟不来，幼崽又非常少。想要生存下去，雷族需要有更多的幼崽才行。"

"等新叶季来临时，会有更多幼崽的。"斑叶轻声说。

蓝星挪动着脚掌："也许吧，但训练也需要时间。如果雷族想保卫好领地，就必须尽早拥有新的武士。"

"你打算向星族寻求答案吗？"斑叶问道。她循着蓝星的目光，凝视着黑暗天空中闪烁的星带。

"他们和你说什么了吗？"

"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交流了。"

就在她说话时，一颗流星燃烧着划过树梢。斑叶甩了甩尾巴，脊背上的



毛泛起阵阵涟漪。蓝星竖起耳朵，但没有说话。斑叶继续抬头望着天空。过了一会儿，她低下头，面对着蓝星。“这是来自星族的信息。”她低声说，眼里流露出一种陌生的神情，“只有火才能拯救我们的族群。”

蓝星的尾巴翘了起来：“火？”难道鹅羽没说错？

雷族族长用清澈的蓝眼睛紧盯着巫医。“你从来没有出过错的，斑叶。”她说，“一定是这样，火将会拯救我们的族群。”

可怎样拯救呢？

“鹅羽曾经说过我将成为火。”蓝星坦白道。这么多年之后，她才将那名老巫医的预言告诉斑叶，她感到十分不安。

“我知道。”斑叶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族长。

“他是对的吗？”蓝星好奇地探过身子，很想知道结果。这么多年以来，自己是在追逐一个空洞的梦吗？牺牲孩子难道是毫无意义的吗？

“你没让蓟掌掌握领导权，这就是拯救族群，否则他会把我们淹死在鲜血之中。你带领族群经历了这么多岁月，并且一直保持它的强大与安全。”

蓝星摇摇头：“可在我的带领下族群却被打败了，这可不像是照亮整座森林。”

“夺回和失去太阳石的事情还会重复很多次。”斑叶耸耸肩，说道。

“如果我已经履行了我的使命，那么星族为什么还要说火呢？”

“也许你的使命尚未结束。”斑叶说。

“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一个月过去了，族群开始从战败中缓过劲儿来。新叶季终于驱散了秃叶季的寒冷。森林开始焕发出生机，树木换上绿色的新装，灌木再一次在森林地面上茂密生长。

蓝星和白风并肩朝两脚兽边界走去。“你对雪毛还有多少记忆？”她问。她常常怀疑自己的孩子们是否还记得她。就算记得的话，他们却也从未在森林大会上表现出来。

“我还记得她的气味和躺在她身边时温暖的感觉。”白风回答，“有你在身边，我的记忆仍然鲜活。你身上有同样的气味，有时候，甚至包括此时此

刻，我都能从你抽动胡须、挥舞尾巴的动作中看到母亲的影子。”

蓝星感动地发出咕噜声：“你还记得小虎总是带着你去惹麻烦，然后又把责任都推给你吗？”

白风甩甩尾巴：“但我们很快乐。”

“还有，小纹和小霜为了吸引你的注意，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有一次，小纹甚至骗你说，有只狐狸被困在排便处通道里了！”

白风看了看她：“你怎么这么怀旧啊？”

蓝星直视着前方：“你觉得我做的是不是正确的选择呢？”

“只有星族才知道。”白风回答，“我们只能做出当时认为是正确的选择，仅此而已。”

“要是还不够呢？”

白风在她前方停下来，忧虑笼罩着他的眼睛。“你为什么要这样质疑自己呢？”他坐下来，用尾巴裹住脚掌，“我知道我们失去了太阳石，但等到族群更加强大时，我们一定会把它夺回来的。你是一名强大而公正的优秀族长，族猫们都非常尊重你。”

“我不该让雷族变脆弱的。”

“那是艰难的秃叶季造成的。”这时，一只画眉跃上枝头，开始欢唱，“可新叶季已经来了。”

蓝星呼吸着蕴含着生机的清新气息，空气里已经有了猎物的气味，“我希望能一直这样——和平安宁、食物充沛。”

白风抽动着胡须。“如果希望能当猎物吃的话，秃叶季来临时，我们就可以像狮子那样只管大吃大喝了。”他站起来，准备走开，“但那样会无聊死的！”他的语气变得更加认真起来，“你知道的，族群生活并不是那个样子。武士守则指引我们度过黑暗的日子，经历寒冷和饥饿。正因如此，好时光才会显得更加甘甜。你要有信心，蓝星，我们会存活下去的。”

他叹了口气，朝树林里走去。蓝星跟在白风身后，感慨她曾经帮助抚养的那只弱小幼崽，是怎样成为如此强壮而充满智慧的武士的？

他们沿着森林边缘的树木边界行走，空气里混杂着两脚兽的气味。蓝星望着阳光明媚的洼地那边的两脚兽巢穴，一如既往地想起了松星。他现在已

经步入星族，他为自己离开族群的决定后悔过吗？

这时，一个橙色的身影吸引了蓝星的注意。一只姜黄色宠物公猫蜷伏在栅栏上，睁着一双冬青叶般的绿眼睛，充满兴趣地盯着森林。

“等等。”蓝星用尾巴示意白风停下来，“别动。”她不想吓到那只宠物猫。就在她凝视之时，阳光照到他的身上，把他的皮毛照得犹如闪耀的火焰。

一只画眉从树上飞起，掠过宠物猫的上方。宠物猫抽动着尾巴，一蹬后腿，伸出脚掌扑向飞鸟，只可惜还是差了一根胡须的距离。

“还不错。”白风坦率地说。

宠物猫保持住平衡，重新蜷伏下来，有些气恼地甩了甩尾巴，又开始搜寻另一只鸟。



“你是在担心，他会捕捉我们的猎物，对我们产生威胁吗？”白风小声问。

“担心？”蓝星说。

此刻，这是她最不担心的一件事。

火将会拯救我们的族群。

宠物猫扭转脑袋，用力舔起自己的毛来。他眼里闪耀的光芒，一举一动间显现出的犀利，以及竖起的毛中透露出的烦躁，都引起了蓝星的注意。

他就像一只族群猫。一旦通过训练，将宠物猫的柔弱从他身上剔除……

不。

蓝星摇着头，她这是在想些什么？族群的确需要新鲜血液和新的武士来增强实力。

可他们需要的会是一只宠物猫吗？

几个月以来，族猫们第一次可以满意地吃上一顿食物，享受温暖的感觉了。傍晚，当蓝星和狮心、纹脸交谈时，那只火焰般的宠物猫的身影依然萦绕在她脑海中。

“出什么事了？”纹脸问道。

“什么？”蓝星的思绪被打断。

“你和白风回来后，就一直盯着树林看。”

“噢，没什么大不了的。”蓝星站起身。或许斑叶能帮帮她，哪怕只是说她鼠脑子也行。她钻过凉爽的香薇通道，看到斑叶正在草地上撕扯药草，然后在昏暗的光线中检查脚下的叶片。但她没有抬起头来。

“吃东西了吗？”蓝星问道。

“做完这些事我就吃。”斑叶回答说。但她的目光依然停留在那些被她小心翼翼地撕成长条，一堆堆混合在一起的芳香叶片上。

蓝星坐下来，开口说道：“我今天看到了一只宠物猫。”

“在我们的领地上？”斑叶心不在焉地问。

“在一道栅栏上。”

巫医会觉得她疯了吗？“他身上的某些特殊气质，让我觉得他也许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武士。”

斑叶抬起头，惊讶地看着她："一只宠物猫？"

"他的毛是火焰的颜色。"

斑叶眨眨眼。"我明白了。"她严肃地说，"你认为他可能就是那团火。"

蓝星点点头。

"你怎么知道自己的判断是对的呢？"

"我会让灰爪观察他一段时间，看看他如何对待自己，然后再确定他是否真的能成为一只族群猫。"她兴奋得脚掌刺痛，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了，"如果他可以做出保证，我就邀请他加入族群。"

斑叶放下正在处理的药草，一直走到蓝星跟前。她的呼吸让族长耳朵里暖暖的。"他能通过你为他设置的每一项测试，你就会选择他，并且永不后悔。但别以为这很容易，你将带领雷族踏上一条最艰险的道路。"

蓝星感受到姐姐的气味正环绕着自己，与药草的芬芳混在一起。"嗯，他们会的。"她轻声说。

蓝星想象着，那只勇敢的姜黄色宠物猫，坐在两个世界的分界线上时的情景，立即从喉咙深处发出一阵咕噜声。

你是对的，鹅羽。一团火焰最终将会照亮整座森林。



很久以前，你就被选中，星族从来没有为它的选择后悔过。

松星 我用这条命赐予你**怜悯之心**。你做出判断时，既要用大脑，也要用你的心。

咕哝脚 我用这条命赐予你**坚忍**。当你觉得所有希望和力量都离你而去时，就用它来继续前进。

云雀鸣 我用这条命赐予你**幽默感**。你可以用它来减轻族群的负担，在处于绝境的威胁中时，用它来鼓舞族猫们的士气。

甜爪 我用这条命赐予你**希望**。即使在最黑暗的夜晚，希望都会等着你。

日星 我用这条命赐予你**勇气**，你将懂得如何利用它。

鹅羽 我用这条命赐予你**耐心**。任何事情在该发生的时候都会发生，你只需做好准备，迎接它的到来。

小苔藓 我用这条命赐予你**信任**。相信你的族群和你自己，千万不要对自己选择的道路产生怀疑。

月花 我用这条命赐予你**爱**。像珍爱你的孩子那样珍爱你的族群，因为现在他们都是你的亲属。

雪毛 我用这条命赐予你**自豪**。让你明白自己的价值，还有你的族群的价值。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24

下集预告

全新故事即将拉开帷幕！
豹爪坚信，自己命中注定要拯救河族。
但当她成为豹星时，
却发现自己面临抉择。

她，
将把族群引向辉煌，
还是毁灭？







风靡 30 多个国家，占据纽约畅销书榜 122 周的
动物奇幻小说——《猫武士》来啦！
没看过它，千万别说你认识猫！

邮发代号：80-403



绿色印刷产品



中少总社旗舰店



ISBN 978-7-5148-8711-2

定价：15.00 元